

5852

康德五年一月一日發行(每月一回發行)昭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第二卷 第四期

10

明明



塔 迎

期四第 卷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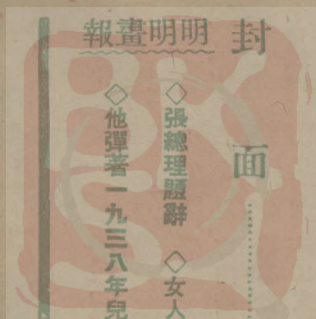
(號十第卷通)





明明 第二卷 第四期 目次

日本木刻



明明畫報 封面

◇張總理題辭

◇女人的路

◇他彈著一九三八年兒童進行曲

◇和平之神

迎康德五年之辭

城島舟禮 (二)

新年感想 呂榮賓 (四)

夢想一九三八年 夷夫 (二)

希望 柴野少佐 (五)

一九三八年 百靈 (二)

未來之滿洲 陳邦直 (六)

明年該也有一個春天 劉郎 (三)

新興文藝 莫伽 (八)

新夢 S S 生 (三)

夢和現實 白蓬 (九)

我對於明年的夢想 田兵 (四)

我對於明年的夢想 史之子 (三)

想到明年 石軍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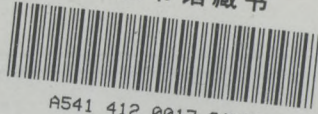
說夢以及睡臉 史之子 (三)

夢想一九三八 瑛子 (六)

狂人日記

果戈理著 古丁譯 (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17 2189B

明明月刊社新年紀念

和平先導

張海鵬



恭賀新禧

益智書店同人鞠躬

新大馬路郵局對面樓舍 新址

康德戊寅元旦

春滿白王都

張景惠



女人的路



孟克作



曲行進童兒年八三九一著彈他

——畫油的友朋小位——





平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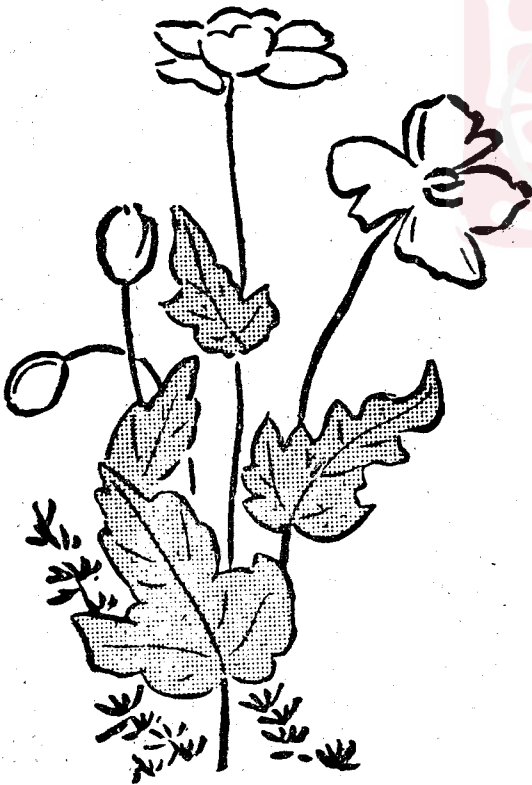
作爾拉·敦凡

年

新

賀

恭



第二卷 第四期

明

明

迎康德五年之辭

城島舟禮

星球繞了黃道十二宮，人間度了春秋十二月，四十年代的一座新生燈塔，又從今日開始照耀了。

過去，在過去的一個年，在文化方面使我們不能忘記的有：新的誕生和舊的消滅。關於誕生的部門，具體的有滿洲映畫協會的成立和滿洲文藝協會的發起；關於消滅的部門便是大連奉天和哈爾濱幾種新聞紙的廢刊。這算是簡單的清算了文化的一年。

展望未來，本刊仍舊是貞本素志，努力於不僅表現當代的，而且計議未來的滿洲文化。文化的部門包括廣泛，本刊願置重心於文藝，是為同人等之立場；提高文化，普及領域，是為最終之目標。

關於本刊努力不足一年之得失，亦願公表，或能告慰於讀者諸君。約有三點：滿洲社會，對於出版界素無熱情，而對於月刊雜誌又缺乏正確認識。月刊使命與文藝重要，多無相當體會。明明本身不能盡責社會，亦應自責自勉。此其一。讀者購買力薄弱，本刊能擺脫讀者經濟束縛，始終毫不影響出版業務，以純服務文化之精神，作忠實的拓荒者。刊物既為民間獨力經營之性質，而同人又

為專誠之職業記者，故採取稿件，以人生藝術為前題，以不麻醉讀者，避免惡影響為標準。不敢存成見，有偏私，兢兢自守，年如一日。此其二。

滿洲無文藝，又無文人，本刊誕生於大荒原中，有感情，感覺到寂寞。有理智，體味到悲哀。同人等力薄識淺，對文藝偶有紹介與發言，均秉良知良能。每遇重要稿件及問題，屢經編委會詳議通過。審慎小心，此不唯忠實於作者，亦企謀服勞於讀者。此其三。

過去的已成史蹟，未來的正是新生，本刊對於新生的憧憬，也有三點。

一、為致力與讀者關係緊密，而完成有力的服務社會之素志，擬改為週刊或增加附錄，一方達成紹介世界文化高速之使命，另一方可達成充實內容之企圖。文字飢饉的讀者既有這種期待。同人等也願肩起這個重擔。

二、本刊忝負文化的使命，願與各方文化機關作緊密的握手，聯合為一條平行綫向前推進。有如過去對滿洲映畫演員，不僅是向民衆介紹姿容，同時居於民衆立場，勉勵進修之路。在未來途程，希望互勉者，不僅三五，願同行者皆能握手。

三、對各職業場所，各階級，擬每月招開座談會，報告社會層各角落生活狀況。四十年代一座輝煌的燈塔，今日又放射出一道彩光，同人等以新春之喜悅向各界賀年。

淺春曲合奏

新年感想

產業部大臣

呂 榮 寰

歲慎康德五年春王正月、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祝聖壽之無疆、樂王道之蕩蕩、歡欣鼓舞、氣象萬千、回溯建國之初、險阻艱難、危疑震撼、經幾許之經營創造、乃能破萬難而趨正軌、今也、政治日見休明、邦基日益鞏固、此固我皇上宵旰求治之殷、實亦由友邦日本帝國、竭誠援助、終始弗渝之所致也。

今我帝國、外則由日本撤廢治外法權、移讓附屬地行政權、是日滿一體不可分之關係、愈益密切、且遠與德意西班牙等

國、敦睦提携、以與列強相周旋、並於柏林羅馬東京、協議防共、益增我國之聲勢、內則百度維新、日進靡已、即產業一項、固已按照五年計畫、努力進行、不意去年七月、乃有盧溝橋之緊要、遂延及中國之事變、因將本計畫之一部、提前施行、去年臘月、政府承認設立將我國關於鑛工之各種重工業、綜合運營、立新會社廣致內外資本、開發天賦財源、以應非常時局、並將我國重工業之開發上樹立新紀元、又農業部門按照既定方針、如確立農事合作社制度、增殖改良農產、統制增殖棉花、改良農村金融、改善特產物輸出方法等、均已切實舉行、又如移民事業、開闢未墾土地、整備林野行政、獎勵改良畜產、開發水力電氣資源、施行工業團體制度、及漁業制度等、此皆關於重要政策藉資補助國民生活之上、及國力之增進、所關至重。

茲當元旦令辰、用特撮其要旨、俾知吾人責務之重大、勉以赴、猶恐不及、願與國人互相惕勵、共濟時艱、弼隆郅治、實所企禱。

希望

關東軍新聞班

柴野少佐

一、在滿洲的日滿青年啊，要更明朗快活一些。（特別是滿人青年，要興奮起來。）

新的文化運動必須建築在明朗性和積極性之上。對於滿人各位特別地待望着。

二、企望日滿商號，酒肆，旅館，戲院，影院的招待（サービス）有所改善。

當然各方面都是努力地做着，依我們來說，仍然還有應當改善的地方的。

三、讓「滑冰」和「足球」成爲滿洲國的國技。

在冬季極長的滿洲，滑冰是民衆唯一的運動，足球則從來作爲適於滿人體質的運動，在民衆間普及着。不幸因爲中國缺乏好的指導者，現在還沒有產生出偉大的選手來。在新興的滿洲國裡，把這個作爲國技而獎勵之，應當使將來世界的足球家輩出不絕。棒球，網球雖然也好，總有不適於滿洲風土氣候之感。

四、要開設新聞影院

達到像現在所見的新聞影片的盛況的機運（在日本一編者）已經是這數年來成熟了的，雖不是說由於這次事變方開始興起來，不過却是更促進了進展。

隨伴著影片的普及發達，我們和每天讀新聞同樣心理，必須要看新聞影片的時代是接著到來。因爲由報紙來具體的把握時局真相，首先就是不可能的。

這裡我想，必然地在滿洲裡新聞影院之開設的時機也到來了。當然在起首雖不像在東京，大阪所見的那樣大規模的也行。以協和會館，軍人會館，大興ビル等處的一間屋子充作新聞影片場，午餐後的三十分鐘或一點鐘作爲放映時間而開放，也是供給市民以利益的方法之一。

五、希望教育界人士及父兄們倡興影片革新運動。

和妓館，咖啡店，飯館裡禁止學生入內同樣的，普通電影院小學生及中學生也不許隨便走到裡邊去。這是因爲從來的影片對於兒童教育被認爲有害的不道德的存在的緣故。可是爲什麼社會上的教育家以及父兄們對於影片的不良之點，不與以剖白，進而提倡改革呢。直至現在，關於影片在種種方面考慮過的想也會有的，這所以不會看見切適的表現，也有一點是因爲沒有發表的機關。

所以我和教育家及父兄們商榷，能使我們發表「製作這樣的影片最好」的具體意見的機關，盼望在來年度裡產生。（文黃在記者）

未來之滿洲新興文藝

滿日文化協會

陳邦直

我滿洲自建國以來，一切重大國策，無不突飛猛進，願惟言論界及出版界，尙未臻健全之發達，在康德四年間，始有明明刊物出現，實爲我國文壇上之萌芽，尤其爲純民衆言論之刊物，故無論其價值如何，然就其爲我國文化之先驅言之，是不禁爲我言論界之前途祝賀。

凡一國之強盛，必有一國自己之文藝，此蓋不可否認之事實，試觀今世各大列強，必具有斯項條件，卽如友邦日本其文藝獨立之色彩，尤其濃厚，故其躋於世界列強之林，非偶然也。

我國奠基，僅茲六年，其獨立文藝，現時尙尙談不到。但千里之行，啓於一步，未來一切之事實，莫不根基於今日，我滿洲之文化，固不能限於一隅，統言之，舊的方面，不外乎保存，新的方面，不外乎創造，此二者本具有關連性質，新舊雖異，但皆屬於術學則一，吾人先必有保存研究之功，然後始能收獨立創造之效，我滿洲位於亞洲之東，則吾人將來之新興文藝，無論如何，總要具有充分的東方文化之精

神。以發揮我滿洲特殊之色彩，及其偉大無限之光芒。

所謂文藝或美術，其基本條件，莫要於調濟吾人之苦悶，促進吾人之生活，故其要素，首在興趣。我國文藝，在舊的方面，如詩，詞，歌，賦，散文，駢文，筆記等等，在新的方面，如小說，語體文，白話詩，劇本等等，總言之，無不具有興趣之要素，是以今後無論新舊，一方保存，一方創造。則自能造成吾人特立之新興文藝。

晚近作者，如詩人陳之立（散原詩集著者）研究家王國維（人間詞話著者）文學家魯迅（彷徨吶喊著者）等，皆已相繼謝世，在我們文壇上，實屬空前之寂寞，吾人今後鑒於責任之重大，首應造成新的陳散原，王國維，魯迅等作家，以接續其一線之傳。

我滿洲爲大陸國家，雖缺少山青水秀之鄉，然在迤邐長城，無限大漠之間，其偉大雄渾方面，未始不能產生大手筆之作者，及其特立之文藝。要知文藝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新鮮的，不是陳腐的，是大家的，不是個人的，吾人應抱一種活躍之精神，以開拓我們自己之文壇，以創造吾人文藝上之新生命。新的文藝，如語體文，新詩，小說等，不妨盡量產生同時對於舊文藝的眞價值，亦不妨極力保存或研究，以繼續過去之光榮，總之吾人未來之文藝，須爲大眾而努力，以充分發揮滿洲實地之風光，方有獨立之存在。

最後希望我滿洲之出版界，有如新年之氣象，日進無疆，多產生幾個明明，在明明自身，更需要非常之活躍，是不僅爲明明慶賀抑亦爲我國文藝界之慶賀也。

明明月刊新年序

文齋班馬紙貴洛陽

聲宏寔大合譽昭彰

欣逢首祚獻頌迎祥

健筆凌雲為國之光

存正五年元旦

大連市商會張存政題

夢和現實

莫

我對着編者給我的題目發着呆。

我不知道一九三八年的未來是怎樣，正如不到今年末，我不知道一九三七年怎樣一樣。我沒有夢，也不想做夢，我相信的只是，只是一個事實。

X

X

然而，我並不是沒做過夢的，而在孩子時代做的最多。那些夢大半都是些美麗而充滿着希望的。這些夢如果入了詩人的手里都會成為珍貴的材料吧。但夢不都

加

是屬於這類的，其中令人不高興，恐怖的也有，虎啊，狼啊，紅眼的猴子們都是能

夠擾亂那美的夢的東西。往往把一幅如畫一般的風景打成逃亡，掙扎，驚恐，死滅等不幸的悲慘的場面。有時竟因著急而大聲地喊出來的，事也有。可是等到睜開眼睛，恢復了以前的感覺，才知道自己還是躺在牀上。然當在腦中突然又想起方才的夢境的時候，心里不住地念道：「幸虧是一場夢。」

但，也有真個遇着以前未會有的快樂或可怕的時候，

反而希望自己正在遭遇的事是夢才好。比方說，去年我便經過這麼一回事。在去年我經驗了一件別人不常經驗的事，當那件事還未完全了結的時候，或者簡直可以說在事件發生的當時，我曾經數次地問自己：「這是不是夢呢？若是夢倒好啦！」可是自己摸一摸身上穿的衣服，咬咬手指頭，判定不是做夢而是實實在在的在醒着。那件事幸而後來無事地了結。我的所假定的夢算是適遇而實現。不過和這同樣的事却不常見。而假定的夢執拗地不和現實符合却常常有，有時候，事實會比夢想更悲慘，更駭人。

一九三八年的未來，只有到一九三八年完了才可以說定。到了那天，我不要什麼夢想便可以完全知道了，威爾士曾經費了許多時間作了一本未來世界。從現在看來怎樣呢？不符合的地方太多了，而且駭人的，悲慘的事實有許多是遠勝於他所夢想的。威爾士的大夢想是完全失敗了。

事實只是事實，並沒有可以代替它的東西不過根據事實做夢是例外，這樣夢還多少有點實現的希望，但又因為他應用歷史的事跡和科學的方法，已不是做夢而是預言了。預言和夢想是有分別的。

編者希望給他做一場夢，而我反扯出「非夢論」來，或者他不高興吧？但我管不了那麼許多，因為我是相信事實的。

十二月十二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說夢以及唾痰

史
之
子

夢——有做夢的人願意做而輕易做不到的，譬如夢見跟愛人接吻，中福民獎券頭彩……之類；也有做夢的人分明不願意做而偏偏做到的，譬如夢見鬼打牆，遭匪劫……之類。

若說一說前者的夢，則我願意夢見：文壇至少會更加着實一些。小說，在量上至少有一百頁稿紙；在質上至少那主人公會令讀者看在眼裏記在心中。詩歌，在量上至少有三百行；在質上至少不再啾啾囁囁。在文史上至少白了一年的戲曲，至少會產生一篇或半篇。待開拓的電影脚本，至少要打下根基。譯文則不再是順手拈來，至少要原作成型譯文忠實。理

論呢，我不敢夢；因為倘有的話，該是官准的東西，有若無——總之，文人多少要守一些節操，也不妨獨自開拓一條各自的文學道。文學終非政治，塗成清一色的企圖該會萎縮文壇的。

若說一說後者的夢，雖不如前者甘美。「風涼」，但也許要夢到的：文壇會更加寂寞下去，出現了一批「新人」，各自做着各自得意的「吉利文學」，占領了雜誌和報尻，不消半年就會有「代表」滿洲的「文學」產生，都編成「文庫」，千萬冊地印了開去，讀者不讀則在所不計，總之，已有了「文學」。倘清醒一點，也不妨看看「現實」：

在溫室裏培養文學已經是亞流，想要搬入廊廟，則更是庸醫。文士該不是政客，文學該不是擴音機。然而，已經孕育了文協，內容固不詳知，看報則是網羅白髮三千丈的學者，智抄紅樓夢的文豪，看來無非又是寓宣傳於文學。

「文以載道」，固非邪途，畫餅而能有文學，卻確不是智識人的常識；從歲入裏支出的稿費而能養成文士，亦非世間的通念。倘真意在文化，莫若印印千字課分給人造的文盲；倘真意在施恩，莫若買幾石紅糲捨給喫樹葉的人類。——也就是歲入倘真有那許多宣傳的經費的話。

若意在「下意上達」，官准的文章裏而能有「下意」是夢想，因為有若無！

最近看到一紙有趣的政令。曰：「痰唾取締規則」，

記不清了，也許是「唾痰取締規則」內容是唾痰必須睡在痰筒裏，不設痰筒的公共場所主人則罰金五圓以下。

「唾痰必須睡在痰筒裏」，該是一種國民道德，我們這國民為甚麼不睡在痰筒裏呢？活該被取締！想了想，可也不盡然。日本的「廁」就讀做「かはや」，繙了繙廣辭林，則是「もと河上に突出して設けしものにて、河屋の義といひ……」因原先突出河上而設，故作「河屋」之意。「もと」(原先)為甚麼不拉在便所而拉在河上呢？看來，從「かはや」到「便所」或「水洗便所」之間，也是經過一般社會教育或甚麼的，但未必有過「拉屎取締規則」。所以，不想「導」而只管「禁」的法學士的把戲，若玩的太過火，倒也令我們這些不往痰筒裏唾痰的人們覺得有些不禁苦笑的。七、三、二日

夢想一九三八年

記得是在師範時代，我的第一個國文老師，每當我們作文課，如果這是在落雪的嚴冬，他總要出題為『踏雪尋梅記』。如果這是在酷夏，蚊蚋嗡嗡時，便題為『豆棚茶話』。因為自己那時還未曾這樣幽雅，便和老師爭吵起來了。照例老師要說：『我寧肯退堂，也不能改題』，

我雖大失所望，結果總要寫上『江南花似錦』，或者『三五老人飯後乘涼』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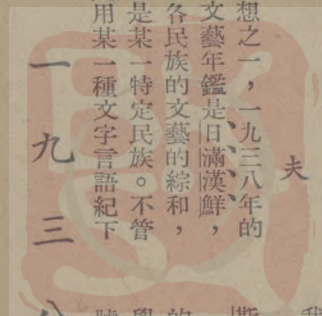
我的第二個老師當推明明的編輯先生了。他們課題為『我對一九三八年的夢想』，叫我定期交卷。其實，我的所『夢』，實非我的所『想』，反之，我的所『想』，也非我的『夢』。

外國的大文學家似乎沒寫過甚麼『夢想』的文章。但我國之古則有『夢想江南』之類，因此在滿洲則不妨寫寫『夢想一九三八年』。

夷

夢想之一，一九三八年的

滿洲文藝年鑑是日滿漢鮮，蒙，各民族的文藝的綜和，它不是某一特定民族。不管它是用某一種文字言語紀下



元且是走向冥途去的一里碑——休和尙。

鼓樂喧天，管絃絲竹之聲不絕。

喧鬧的樂聲中，電光燈綴出四個大字：『天下太平』。

春

蒙古風吹來漫天的黃沙。

櫻花，梨花，陸續在灰塵裏開。賞花人很多。

花園裏遊人如織，春風吹着一對對的情侶。

落花。

連綿的雨，有人在傷春了。

來的，不然它不該寫滿洲。

夢想之二：一九三八年，我們有各民族生活的描寫，（例如雁飛是描寫白俄羅斯人的）

夢想之三：一九三八年的明明有法國文學，俄國文學，以及英，美文學繙譯專號出現。（完）

百

夏

靈

華氏一〇〇度。

風調雨順。老百姓腦袋瓜上流着汗珠說：『今年雨水好。』

海濱。海水的香味。肉的味道。

味。明星許許多多人，在海裏游泳。其中有滿洲蝴蝶，滿洲王人美，滿洲陳燕燕，滿洲金焰，滿洲趙丹，滿洲劉繼群：：：e t c。

參觀者許許多多人，在岸上遙望。其中有紳士，貴婦人，男女學生，新聞記者十

照相機，筆記簿：：：e t c。

秋

金黃色的太陽，滾入大平原。

一片金黃色的高粱的海。於是，鄉土詩人歌唱了：

「國泰民安」。
白雲。
落葉。

冬

失戀者的嘆息。

北風。
聖經文藝賞發表，當選者：『舊約全書』。聖徒們齊唱讚美歌。

電影院裏，一對女郎的對話：
A：「再冷點吧！才零下十度。」

B：「是的，再冷點好滑冰呢。」

本埠新聞：爐灰山上有路倒一名。（本年該種東西很少）。

飄着雪，一個僵僵的老人，拉着灰影在雪地裏走去。雪花交織的網中，電燈光綴

出四個大字：『天下太平』。
「明日啊！明日啊！他在自慰；但是，『明日』會將他送進墳墓裏去。」（屬格想夫）。

明年該也有一個春天

劉 郎

當一個冷清的早晨，我下地洗過臉之後，照例地又伸手撕去了一張日曆。敏感地觸覺着日曆越來越薄，我知道「今年」就要離開我。

屋子里「呼呼」地燒着火爐，使我感受到舒服和暖和；我憑着窗戶向外邊眺望，簷前垂着枯弱的柳枝，院裏還堆着白色的積雪，遠處的天空浮動着幾塊灰白色的雲彩，雲彩的邊際掛着一鉤銀樣的殘月。我知道，當月亮再圓過一回以後，就又是另一年的開始了。

是因為在才過去的一段日子裏，天氣怎會是怎樣過分地寒冷！北風怎會怎樣潑辣

地強硬！這讓我對冬天的印象是愈發地不良。實在是冬天呈獻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些冷酷的殘忍，和狂暴的絕情。爲了對它們的摺棄和忘掉，我也會幻想過南國；我也會珍惜過春天。只不過我底南國的幻想，已竟漸漸地消滅；我底春天的珍惜，也將薄淡下去。我雖然感傷，但並不悲哀；我雖然失望，但還沒絕望，因爲也許我還有明年，明年該也有一個春天。

長久等待着的春天，應該是怎樣的一些戀情的日子，我十分地相信着：那些日子一定會沒有污穢的風暴，那

些日子也一定沒有陰霾的雨天。踏在那一條鋪着淺草的坦途上，該不要再讓那五月的露水濕潤了我的皮鞋。

依稀地我還能想起，我怎樣就中傷了我同行的同伴，他怎樣就剛毅地毀壞了我的身體！是當着颯風再吹落我一根頭髮時，平坦的長途上早消失了一只美麗的影子。我莫名其妙地獨自早邁進了前塗。我有恨，沒有悔；沒有懷疑，只有氣憤。

長久等待着的春天，應該有怎樣一些清朗的天色！我十分地相信着：那準是一個微曙的黎明，或是太陽上升的一個早晨。沐浴在晨曦的曙光和太陽溫柔的暖和中，決不會再被瀾漫的霧氛迷亂了創傷的心靈。

彷彿是誰也都沒忘記，都是被甚麼強固了妄想的念頭，爲甚麼就杜絕了褪色的

消息！其實，每當着風吹落葉黃昏寂寞的夾當，一絲絲的煩惱襲上心頭時，總還容易想起來那幾句漂亮的慌話的。固然是，都應該自責，不應該埋怨；但也都應該隱忍，不應該焦灼。

長久等待着的春天，那該是怎樣俏麗！怎樣宜人！也許和人間的距離已不太遠，我十分地相信着。因爲從遼遠的地方，已經傳過來一陣幽揚的歌聲；而在薄凍的湖濱也會巧妙地飛過來一隻白肚皮的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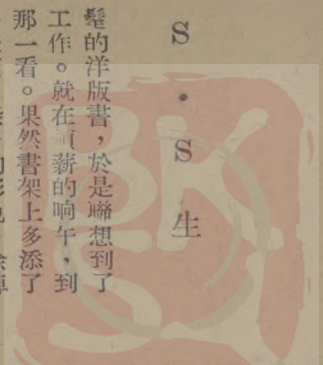
是的，這里雖然沒有發芽的無花菓樹，但是垂在簷前的柳樹已經快呈嫩綠，後庭里的幾株梨樹也將要結紅苞。這一些些都肯定地告訴我：春天近了！並且春天是每一個年里必經的一個季節！所以我相信明年該也有一個春天。

我想改善生存的習慣，可是我始終也沒有改。有一天晚上，到一家書店，我想買一冊日記。選了半天，不知是買寫日文的好還是寫英文的好，在過去；這兩種日記我都用過，在寫日文的日記中，我寫的竟是漢字；晨七時刷牙，晚一時洗腳；在寫英文的日記中寫着：郵了一封信給×。另一行又是一個大字母：一封信從×寄來。譯錄信容的時候是很少。因此選了半天也沒有買，預感來年的日記是更不容易寫。又想到這種日記什麼時候寫也都可以。

據說東光書苑來了許多時

髦的洋版書，於是聯想到了工作。就在領薪的晌午，到那一看。果然書架上多添了一條花々綠々的彩色。除掉德文和俄文書使我不喜外，再除掉史學我所不喜歡外，所餘的便是蘇聯現勢、西班牙戰事背景、佛蘭哥將軍傳。所謂時髦的書，不過這幾本而已。

改善生活和計劃工作都是夢想的事，幾年以來我對於生存習慣是沒有改，幾年以來我對於寫作沒有成績。記得假如不是介萍約會我：明天早晨八點鐘我們在水明莊見，我仍舊是天天早晨爬上山去讀詩，決不會七點鐘起



身到星々浦看海潮。假如不是夷夫信催：老×！×日滿洲華會刊號輯稿，我仍舊是天天晚上踏馬路，也決不會在暑熱的防空灯泡下寫文章。我怨恨我的惰性，我也偏愛我的習慣。在憑信習慣去解決一切的時候，對於未來的日子並不能發生夢想。可是從最近的事實中，我努力的學取了一點夢想：常常去陳宅串門，在友人的書桌上寫過急用的稿子，才感覺到書桌的齊整會影響精神集中，所以決定在一九三八年開始，整理自己書桌。我的書桌。太凌亂了：報紙，聖經，電影本事，銅版，維特的煩惱，京劇大全，新文化辭書文學的戰術論。熟語字典：佔據了書桌的一半。自由糊，鷹牌煉乳，韋廉士止咳片，仁丹，墨水池，碘酒，鏡框：又佔據了桌上所有的空隙。祇是桌

上沒有煙盃，抽屜內沒多煙蒂，不然桌之上下，可以說是「一概俱全」了。

除了茶房偶爾高興整理一下，我是永遠未曾規律過它們。假如我是在左邊寫稿的時候，東西自然會被推擠到右邊，假如我要在右邊寫信的時候，凌亂的東西又會被推到左邊。也有時候我坐在正中，瓶子和書籍把稿紙圍了一環不規則的半圓形。我從來也沒有要求過茶房整理它們。有一天下班歸來，茶房對我說：會把我的書桌收拾了一次。結果：我檢察失去了一章未完的詩稿，和剪下還未貼的友人作品，還有一件最不能忍受而現在依然忍受着的：便是把油印過的凸版，深吻在一冊辭書的黄色的封面上。

新年的開始，我希望能實踐整理書桌的夢想。

我對於明年的夢想

從來在誰的腦裏都會瀰漫

着美滿的夢想。但是那夢想却是隨人們的階級而不同的。譬如大人先生，紳士淑女則夢想：「昇官發財，壓倒一切，」或者「美妾如雲，當姨太太。」有的還在夢想着在一九三八年他們或者她們忽然的漂亮起來。像這樣的夢想在下等人是決然不敢妄自事想的，這只是上等入專用的夢想，更可稱謂偉大的夢想。如是，下等人要有夢想只可稱為渺小的夢想。

田
兵

所以這次明明社來徵求我對一九三八年的夢想，真使我窘住了。這所窘的並不是我靡有夢想，原因是我的夢想太渺小了，本不肯於錄之於竹帛，只應棄之於溝坑。不過這次是例外，冒着「死罪死罪」的高攀了。原來我的夢想並靡分出年限。（但在環境組織不正之前）寫出來也許使徵答者失望。現在也不願了。

我夢想之一……：改變生活
我夢想之二……：改變生活

我夢想之三……：改變生活

照這樣的寫下來，就是我夢想之十，夢想之百，全是改變生活而已。這樣說來，在問我為什麼要改變生活，不如先說說我現在的生活是不能苟安下去？能是能，但這一種生活是不振的，不真實的，沒入了自己的感情，耽溺於空想，頹廢的。找出路，那怕是走向了崩潰的末路，永遠走不到人類應有的權利，自由，幸福的途徑上。原因很簡單，生活不充實，沒有真實的體驗和理論，去指摘環境之不正。記得誰曾說過一段話，是很有力量的，下邊把它寫下來，

以作改變生活的解答。

「……很大的一批青年，雖說比較有了正確的認識，可是不够得很。理論的理解缺乏，實際的生活更缺乏，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不正確，空虛，殘餘的舊意識的氣氛，隨處顯露着。努力的雖不乏人而結果之不能使人滿意，實是因爲這道理。不過，這是有出路的，因爲他們是黎明之前的摸索和努力。我們期待着他們的萌芽和新生。那麼他們的去路呢？主要的是改變生活。……」

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某日

想到明年

靡來到的事情不願意去計劃，因為連思考都不得見是事實，何況夢想呢？

然而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在過去會紅個血花似的章回體小說，却都是在赤裸々地表現了施耐菴，羅貫中等作者的所謂「夢想」了。

況且個人的「夢想」既不「想」跟似會愛我的某女士結婚（老實說，孩子眼見要三歲了。）又不「想」買福民獎券得頭彩壕洋樓和「想」着偶然走起文運抽版稅甚至於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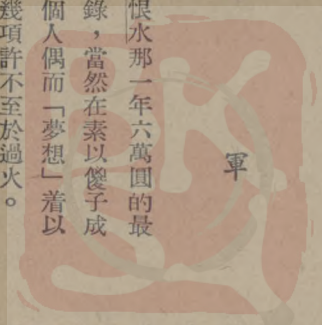
過張恨水那一年六萬圓的最高記錄，當然在素以傻子成名的個人偶而「夢想」着以下的幾項許不至於過火。

第一 在情緒平穩下去的時候，我想在三八年多寫幾篇短篇小說。

說明：好多的朋友都說我銷沈下去了，並登上官場文壇爲兩異端的論調，其實不跟官場鬼混，那知道老爺小姐太々的生活內幕？那知道「朱門酒肉臭野有凍死骨」的奇形怪狀？

石

軍



第二 如果我的俄語能學得有成，我將在三八年內就要直讀高爾基，托爾斯泰的創作。

說明：我總不愛讀譯書，由經驗，我知道好多，譯本都把原著者的情緒譯丟了，並且自己也有爲了譯不出原作者的情緒的微妙處而輟筆的時候，如在《大同報》，文藝上發表的鶴見佑輔的母的譯者，就有幾處沒把原文的精緻的地方譯出。

第三 寫幾篇報告文章

說明：由於過理智與純情感的作用，往々把社會一幕現實被它塗上厚々的顏色，而使讀者的觀感，也走向純主觀與純客觀的路上，爲了想除掉右開兩

種缺點，我想試寫幾篇報告文章看。

第四 作點農村素描的稿子

說明：這兒（東北滿極邊陲的荒蕪的三江省）的農村建築在怎種基石上？他們每天在怎樣的過活着？他們都抱着怎種世界觀在世界的「一隅苟延殘喘着？也許住在甚麼「鐵電交織」的摩登都市的白聖殿堂裡的公子小姐夢亦靡會夢到的罷？ 雖不必「喜怒哀樂，皆成文章」，在「鄉土文學」（不知是誰對我說它要在滿洲文壇擡頭了。）就要比「花邊文學」吃香的今日，讓他們知道張「」篇爲拿不起大租而投江，趙三爺爲死了老婆子弄絃而遭當村大姑娘的罵唾

的農村經濟崩潰和封建勢力正在整個的支配着的鄉下風景也能大使他們「開開心」的吧。

第五 彙集「大眾語」和「民衆歌謠」充做小說用。

說明：「大眾語」不是俏皮話，也不是民間流用的他們以之當座右銘的諺語而是「出口成章」的極粗簡極勁健的能當勞動的助力的口號的用語，特別在當地，他們（指勞動者）似乎依着在操用「大眾語」而活動的遭數很多，對「民衆歌謠」搜集理由亦同。

第六 祇做四首詩

說明：

1. 夏曆五月十七日的陽曆日子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悼澄兄。」

2.

夏曆七月六日的陽曆日子還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我活了二十六年。」

3.

夏曆九月十八日的陽曆日子再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爸爸，你還睡嗎？」

4.

夏曆臘月十五日的陽曆日子（也許在三年？）仍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紀念母亡五週年。」

一九三七，一二，一三

晚於松江濱

夢想 "一九三八"

瑛

子

“擺着確然無定的姿態

桃李之春逍遙在野邊”

靈魂輕拍了拍我，悄々的

對我說。

——你還沒有看見麼？那湧出底晨光？已經是時間了！

外出吧！

我回答着：

——我們還沒有修完自己的

功課呢。

因為向來不大喜愛哲學，

尤其是帶有點“寓言”意味的哲學，我更不高興想，這

回却是例外，當時間的輪子

推走了“一九三七”，我却做起一九三八年夢了。

不過，我不是寓言家，因此，我只能做出一點幻想，自然現實和非現實，我是不能顧及的了。

首先看到的是宇宙，宇宙的緊張和混淆，一定要比去年更利害些，晨光拚命的要擠出來，但是他沒有那種福氣，還是板着面孔擺出來確然無定的姿態。

由宇宙到人生，人們都在拚命的追求着，追求着人生的光明，不過光明不是那麼輕易的被人追求得着的，因此大家還是忍耐着自己的肚腸，期待着再來的青春！

是的，我已經看到了，大家在那色的旗幟裏，準備着摩拳的工作，雖然有的人說：

——我的功課還沒做完呢？

可是誰還顧及到你的功課沒做完？

的農村經濟崩潰和封建勢力正在整個的支配着的鄉下風景也能大使他們「開開心」的吧。

第五 彙集「大眾語」和「民衆歌謠」充做小說用。

說明：「大眾語」不是俏皮話，也不是民間流用的他們以之當座右銘的諺語而是「出口成章」的極粗簡極勁健的能當勞動的助力的口號的用語，特別在當地，他們（指勞動者）似乎依着在操用「大眾語」而活動的遭數很多，對「民衆歌謠」搜集理由亦同。

第六 祇做四首詩

說明：

1. 夏曆五月十七日的陽曆日子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悼澄兄。」

2.

夏曆七月六日的陽曆日子還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我活了二十六年。」

3.

夏曆九月十八日的陽曆日子再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爸爸，你還睡嗎？」

4.

夏曆臘月十五日的陽曆日子（也許在三年？）仍做一首無韻長詩，題曰：「紀念母亡五週年。」

一九三七，一二，一三

晚於松江濱

夢想 "一九三八"

瑛

子

“擺着確然無定的姿態

桃李之春逍遙在野邊”

靈魂輕拍了拍我，悄々的

對我說。

——你還沒有看見麼？那湧出底晨光？已經是時間了！

外出吧！

我回答着：

——我們還沒有修完自己的

功課呢。

因為向來不大喜愛哲學，

尤其是帶有點“寓言”意味的哲學，我更不高興想，這

回却是例外，當時間的輪子

推走了“一九三七”，我却做起一九三八年夢了。

不過，我不是寓言家，因此，我只能做出一點幻想，自然現實和非現實，我是不能顧及的了。

首先看到的是宇宙，宇宙的緊張和混淆，一定要比去年更利害些，晨光拚命的要擠出來，但是他沒有那種福氣，還是板着面孔擺出來確然無定的姿態。

由宇宙到人生，人們都在拚命的追求着，追求着人生的光明，不過光明不是那麼輕易的被人追求得着的，因此大家還是忍耐着自己的肚腸，期待着再來的青春！

是的，我已經看到了，大家在那色的旗幟裏，準備着摩拳的工作，雖然有的人說：

——我的功課還沒做完呢？

可是誰還顧及到你的功課沒做完？

海浪捲起像山一般的高，那有名的“海颶”說不定會暴落幾場，無論在陸上，甚至於空際。

大自然完全被人力征服了，大自然的恩惠，也完全被人力征服了，剩下的只有人力征服一切的痕蹟，不過那個痕蹟，可真令人感受到苦痛，悲哀，和淒涼。

最後讓我想看看，關於我們自己這個小圈子裏的事（因為我是多少歡喜這個圈子的），所以我新春裏的夢更特別的高興想到這一點。那麼，我寫了我們自己的文壇的今年——

1. 一般作者，大都是把握着藝術性的極端稀薄，充滿了卑俗趣味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要盡力的找尋能够最大限度傳播那種趣味以供人消遣的題材，拿廉價的歡樂去滿足某一部分人的享樂慾……

2. 再甚一點，他們已經失去了其社會向上的精力，不能，而且沒有勇氣去認識現實之基本的特徵。回到舊世紀不安哲學裏去找尋安慰，因此在作品裏也就展開了主觀的幻想。

3. 批評家有同情有吹噓又有恭維，但他不從各方面指出他的缺點甚至錯誤。

4.
我知道有的人要憎惡，或討厭我這個夢，不過我的夢做的是？非？想有人來告訴它的。

連結了那個短乏的夢，讓我拿套歌唱一唱——
“若對滿天綺羅星的東方，彈起破損的琵琶
那也只能彈起苦悶的音調”

明
夕
月
刊
新
年
號

性理之察
是曰明明
巨時偉論
與春同生

陸軍中將張文鑄



海浪捲起像山一般的高，那有名的“海颶”說不定會暴落幾場，無論在陸上，甚至於空際。

大自然完全被人力征服了，大自然的恩惠，也完全被人力征服了，剩下的只有人力征服一切的痕蹟，不過那個痕蹟，可真令人感受到苦痛，悲哀，和淒涼。

最後讓我想看看，關於我們自己這個小圈子裏的事（因為我是多少歡喜這個圈子的），所以我新春裏的夢更特別的高興想到這一點。那麼，我寫了我們自己的文壇的今年——

1. 一般作者，大都是把握着藝術性的極端稀薄，充滿了卑俗趣味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要盡力的找尋能够最大限度傳播那種趣味以供人消遣的題材，拿廉價的歡樂去滿足某一部分人的享樂慾……

2. 再甚一點，他們已經失去了其社會向上的精力，不能，而且沒有勇氣去認識現實之基本的特徵。回到舊世紀不安哲學裏去找尋安慰，因此在作品裏也就展開了主觀的幻想。

3. 批評家有同情有吹噓又有恭維，但他不從各方面指出他的缺點甚至錯誤。

4.
我知道有的人要憎惡，或討厭我這個夢，不過我的夢做的是？非？想有人來告訴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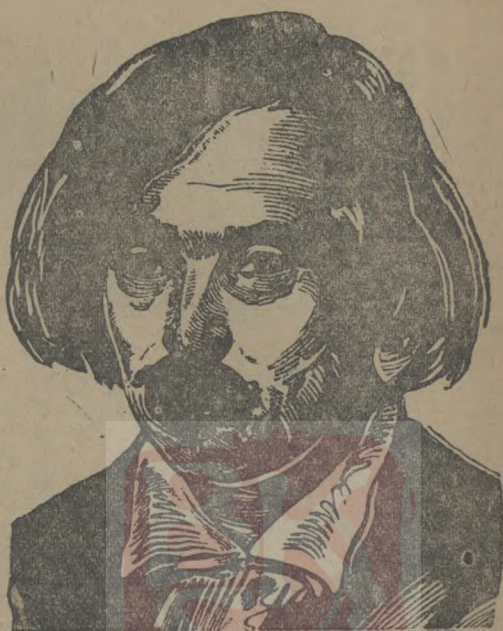
連結了那個短乏的夢，讓我拿套歌唱一唱——
“若對滿天綺羅星的東方，彈起破損的琵琶，那也只能彈起苦悶的音調”

明
夕
月
刊
新
年
號

性
理
之
察
是
曰
明
明
巨
時
偉
論
與
春
同
生

陸軍中將張文鑄





狂人日記

十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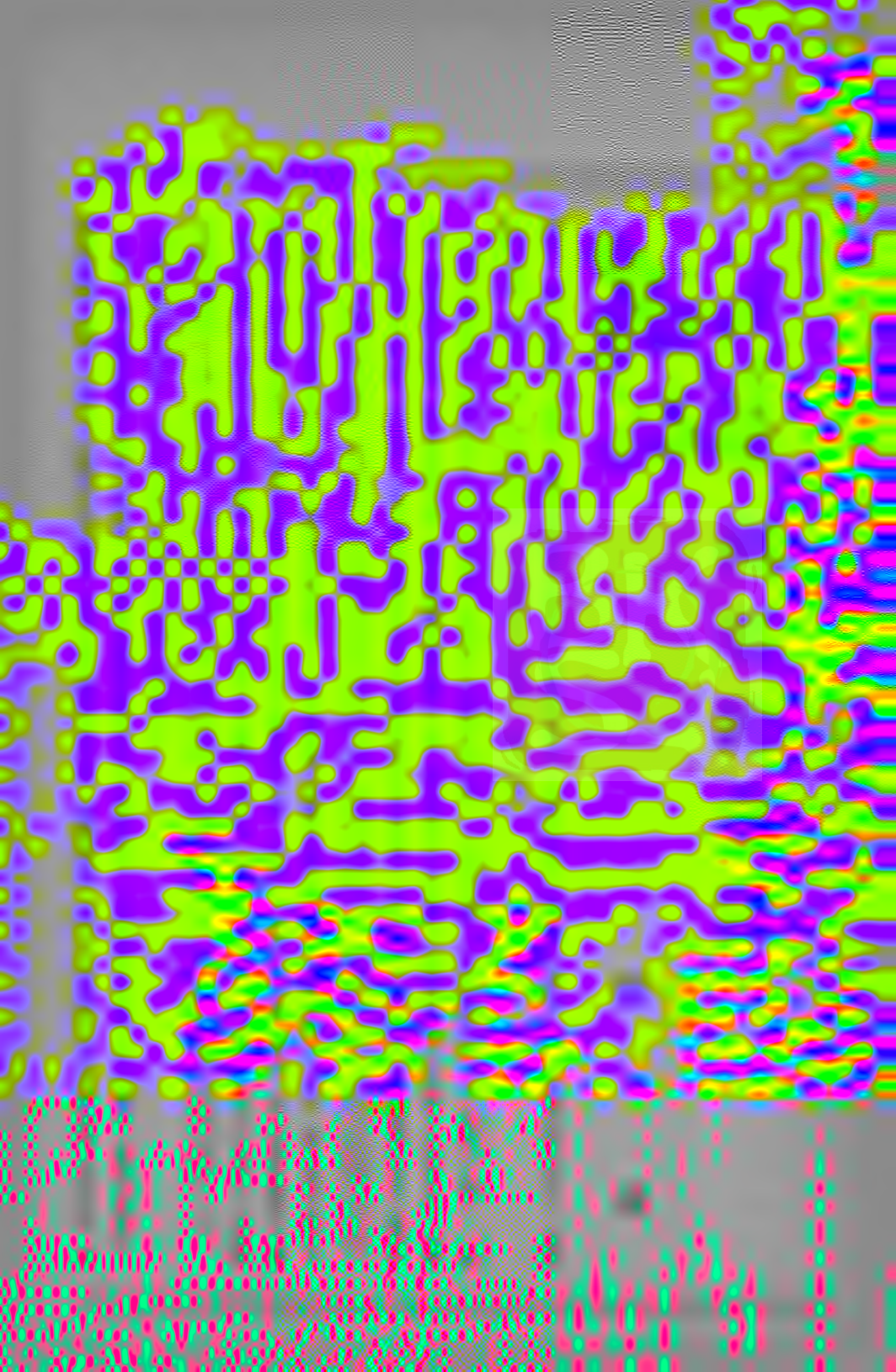
果戈理作
古丁譯

今天遇見了分外古怪的

事情。早晨，我起來的很晚，馬蕪拉擦好長統靴拿進來，我問現在幾點鐘啦，聽到早已打過十點，我就趕緊穿上了衣服說實話，壓根就不願意上衙門去。若去的話，科長那小子一定又是裝着那副澁面。那小子打早一着我的面就跟我說：

『你到底是在怎麼的啦？簡直是胡里胡塗！動不動就發瘋似的馬馬虎虎，有時公文的案名寫小寫字，年月日和號碼也不填，辦的沒頭沒尾莫名其妙！』這個可恨的小氣的東西！他一定是羨慕我坐在局長的官邸的書齋裏削局長大人的鵝毛筆的罷。總而言之，我是想找找會計員，拜倒那吝嗇鬼，指望預支些許月薪，否則，誰上衙門去？可是，那小子也不

是好對付的東西！那小子就沒讓誰預支過一月的月薪——與其預支，簡直莫若等待最後的審判的到來。即便怎樣哀告，即便你插他，即便這邊怎樣困難，那個白髮的惡棍！也決不給你預支。儘管這樣裝腔做勢，在自己的家裏，卻被他先生自己的廚婦打了嘴巴；這事世間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都說是在本部辦事，那裏有甚麼好處呢，漂亮的發財之路，簡直一條也沒有。可是省署啦，審判處啦，稅捐局之類的地方，情形可就完全不同。譬如頹縮在犄角裏不時寫寫東西的人物，雖然穿着骯髒的常禮服，雖然那臉相簡直令人想吐口唾沫，可是，可是，就是那個色卻租住着漂亮的別墅。往這樣人物那裏，千萬別送塗金的陶器茶碗，送這東西，他可要說這樣話：『這簡直是送給郎中的禮物啊。』想送禮的話，還是送一對跑馬，帶彈機的馬車，值三百盧布的海狸之類的東西好。外表委實穩重，說話的口吻也是如『我想拜借拜借借』



「雷雨」的人物與性格



君
君

在我讀完了雷雨這本劇本後，只覺得情緒昏昏而複雜。我自然沒有文藝的觀察力，但我對於整個的劇內的人物繁漪却感到懷疑。在作者的自序上說：「她是一個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織着最殘酷的愛和不忍的恨，她擁有行爲上的許多矛盾，但沒有一個矛盾是極端的……」生命中既然盛熾着殘酷的愛的火花，那麼恨裡就不容有不忍，這不是她矛盾這正是她的「果敢陰鷲」還未澈底。她所以敢於逆倫，拚命的要抓住周萍的動力是在乎「熱情燒瘋了她

的心」(序)這只能值得人的憐憫却談不到值得人尊敬，她果然若像序裡說的：「她有強的心，她敢衝破一切的桎梏」「果敢陰鷲」那樣的女性，她不應該在周家十八年之久，她不應該在樸園的法律樣的威嚴下曖昧的愛着周萍，更不能明明知道周萍愛上了四鳳，而不使出陰鷲性的力。第三幕中尾隨周萍到魯家的窺聽。第四幕向周萍的乞憐——「即使你要走，你帶我也離開這兒，日後，甚至於你要把四鳳接來一塊兒住，我都可以，只要你離開我。」以至山窮水盡的時

候，却搬出來自己的十七歲的兒子使拮制四鳳與周萍。這些，不應該是一個「果敢陰鷲」「有強悍的心」的女人所能作得出的。作者把這些歸之於她的「矛盾」與「運命」但分析起來，到底是未出「一般」所以這位有人迷上了的書中的女主角繁漪。給我整個的印象却是不滿足，我以為她缺乏的正是「極端」與「果敢」而且還墮入了一般女性的平凡。假若這個繁漪由我的想像來創造，不應該使她「矛盾」「熱情」可以「燒瘋了她的心」她要用她的「魔」她的「陰鷲」永

遠征服周萍。即使是在樸園的威嚴下，到了環境不能見容，她的果敢解決不了的時候，她可以自殺，那麼我對她也將像作者一樣的歡喜了。

「明明」編者言

文壇有一種周期熱，那體溫計是『元旦』，照例昇到四十度左近，發燒之中就不免胡言亂語，去年是『主體主義』，今年是『螻蟻渡河』。你渡你的河就是！但是偏不。卻回頭回腦，既喜且悲，生怕巨人的一腳踩死了渡河的螻蟻似的：讀者今日需要的文藝是什麼？

豈是一些逐趕風氣對於死者的誦揚，與抓着附庸層人物下井投石地嘲諷（不知嘲人抑或自嘲）一類的東西所能勝任的嗎？如果這種生動的（？）氣象是可喜的，整個文藝底前途就太可悲了。

（大同報 庚德五年
一月一日新年文藝增刊）

別人，除了侍萍的偉大，周沖死得有的價值外，給人覺得全劇的構造，是陰霾的氣氛比較重，所以我讀了這個劇後，兩天來意念上是裝入了黑暗了。

言

『讀者今日需要的文藝是什麼？』編者才不敢妄斷，但悲喜交集的縮頭縮腦的怨言，卻分明指的是『明明』，也不妨加一點小註解：誦揚死者云云暗指紀念魯迅，下井投石云云暗指徵詢全國作家對於盛京文藝賞的意見。

誦揚死者居然讓生者鼓氣，這死者也的確值得誦揚；但你們還是誦揚生者罷，否則，何來『文藝』？何來『文藝』編者？

意見的徵詢居然被指為『下井投石』，足見一張明信片就是一『石』，而自供『下井』倒也使編者既悲且喜。『附庸

層人物』又是何謂呢；你呢；還是你們呢？

氣象生動（？）與否，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卻確是客觀地生動着，前途呢，你悲就是。

一月三日。

不過，「悲」這種行爲，也不是可以隨便鬧着玩的。孟姜女——是一個悲的典型。然而再傻的讀者也曉得她絕哭不倒長城。反來恨她愚。「文藝」也絕不會因編者的「悲」而博得讀者的佳許，因之，「全滿從事文藝寫作的人，使『新年文藝』供獻給讀的，」也只能是「僅僅如此」而已。所以，你還是先別悲感，去再看看你那塗滿漿糊氣的小說和論文吧！

讀者今日需要的文藝是什麼？

我怎麼想也不能是那一隊以剪刀爲來福槍，以舊雜誌爲火藥的螻蟻軍所搬弄的玩藝。

一月三日夜追記 毛利

遠征服周萍。即使是在樸園的威嚴下，到了環境不能見容，她的果敢解決不了的時候，她可以自殺，那麼我對她也將像作者一樣的歡喜了。

「明明」編者言

文壇有一種周期熱，那體溫計是『元旦』，照例昇到四十度左近，發燒之中就不免胡言亂語，去年是『主體主義』，今年是『螻蟻渡河』。你渡你的河就是！但是偏不。卻回頭回腦，既喜且悲，生怕巨人的一腳踩死了渡河的螻蟻似的：讀者今日需要的文藝是什麼？

豈是一些逐趕風氣對於死者的誦揚，與抓着附庸層人物下井投石地嘲諷（不知嘲人抑或自嘲）一類的東西所能勝任的嗎？如果這種生動的（？）氣象是可喜的，整個文藝底前途就太可悲了。

（大同報 庚德五年
一月一日新年文藝增刊）

別人，除了侍萍的偉大，周沖死得有的價值外，給人覺得全劇的構造，是陰霾的氣氛比較重，所以我讀了這個劇後，兩天來意念上是裝入了黑暗了。

言

『讀者今日需要的文藝是什麼？』編者才不敢妄斷，但悲喜交集的縮頭縮腦的怨言，卻分明指的是『明明』，也不妨加一點小註解：誦揚死者云云暗指紀念魯迅，下井投石云云暗指徵詢全國作家對於盛京文藝賞的意見。

誦揚死者居然讓生者鼓氣，這死者也的確值得誦揚；但你們還是誦揚生者罷，否則，何來『文藝』？何來『文藝』編者？

意見的徵詢居然被指為『下井投石』，足見一張明信片就是一『石』，而自供『下井』倒也使編者既悲且喜。『附庸

層人物』又是何謂呢；你呢；還是你們呢？

氣象生動（？）與否，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卻確是客觀地生動着，前途呢，你悲就是。

一月三日。

不過，「悲」這種行爲，也不是可以隨便鬧着玩的。孟姜女——是一個悲的典型。然而再傻的讀者也曉得她絕哭不倒長城。反來恨她愚。「文藝」也絕不會因編者的「悲」而博得讀者的佳許，因之，「全滿從事文藝寫作的人，使『新年文藝』供獻給讀的，」也只能是「僅僅如此」而已。所以，你還是先別悲感，去再看看你那塗滿漿糊氣的小說和論文吧！

讀者今日需要的文藝是什麼？

我怎麼想也不能是那一隊以剪刀爲來福槍，以舊雜誌爲火藥的螻蟻軍所搬弄的玩藝。

一月三日夜追記 毛利



電 影

電影與滿映並其他

冷 某

在滿洲，任什麼都在超速度地進展着；藝術的圈子也同樣地有人推着沉重的車子，在荒蕪的曠野中一步一步地走着，還不會有路的「路」，像文藝，像木刻，像話劇……雖然這些還祇是一些模糊的遠景，可是我們的勇士們都正在摸索前進着，不便氣餒的。

不客氣地說，國人的藝術觀念是薄弱的，我們可以從讀書人的那個可憐的統計數目，而想到在這極少數的讀書人裡有許多是和藝術絕緣的；——縱然一些老作家，大作家們。

但近來，在藝術的一個角落，似乎已經抓住了大眾的「興趣」，（雖然祇是「興趣」，但已經够我們樂觀的了，只是在現在。）——這便是「電影」。

當漫步街頭，百貨店，可以听到形形色色人等關於胡蝶，王人美；的談資；在國都各電影院裡可以看見觀眾的擁擠；無論如何已經充分表現出國人的「電影熱」了，雖然對象僅々還是一些低級趣味，雖然有許多人是看不懂什麼藝術和印象的。

火燒……或什麼大俠一類的影片已經不能滿足影迷們的慾望了，即便天一公司的愛情葬曲，也失掉中級觀眾的熱情，聯華、藝華、新華、華安的一些較有意識的影片，給我們看到的祇是千篇一律，換湯不換藥的戲法。

於是，國人需要自己的食糧——國產片——這也是事實。

滿 映

本年，秋風裡帶給我們一個好消息，就是在成立滿洲映畫協會不久以後，決裁了行將於短期間內攝製國產影片；而且既不採取用外國演員演雙簧戲法，又不肯折濫污去拉攏中國演員；而肅清實地培養新的人才，新的風格；這實在是我們值得欣幸的一件事。

到現在，「未來的明星」群大致已經擬定了，而且來春就要開始攝製國產第一部新片。——從醞釀到成胎，這其間雖然是很短的一個過程，可是不知曾經澎湃了多少關心這事情的人底熱情的，並且牠實延長到這嬰兒呱呱地落地以後。

國人底「電影熱」漸漸膨脹，而操縱這膨脹高潮的滿映，又是

國策遂行映畫統制唯一的影商；那麼，在這國產片行將踏上觀眾們底心頭的前一階段，影片經營者，從業者，及觀者們不應當漠不相關地默々地祇朝前摸着走吧？——雖然滿映方面已經有定型的製片計劃。

招生廣告

以前，在公佈了着手製片準備計劃以後，許多人都懷着很熱烈地期望，想像着滿洲底好萊塢這新世界，想像着那強而有力的組織——滿映——底活動，想像……於是關於滿映紀事的種種，很令人注意了。

而這第一次觸到眼簾的，是萬目所矚的「招生廣告」。

當我從大北新報看到時，心像要從心房跳出似的讀下去，不，還是說吞下去恰當些，不料讀到中途竟噁住了，多少使我們感到失望的悵惘；那「小學卒業」的資格，那「訓練一月」的教養，一個字從紙上跳出來撞我底心。

「即便有空前絕後的天才者，那「小學卒業」，那「訓練一月」，無論如何也會給滿洲底好萊塢畫成一個淡々的陰影。」——當時我這樣地想着。

固然，我們應當原諒滿映亟力搜尋人材的苦心，藝術底圈子是沒有限界的，文化底區域是「有教無類」的，無論小學卒業也好，大學卒業更好，假如能有藝術的天才與造詣，總可以破格入選的。——像滿映當局這樣的苦心，我們自然會體諒到的，可是正因為「這樣」，竟使智識階級愛好藝術者失掉了勇氣，並且不得不望而却步了。這大概滿映當局不會意思得到吧？

龜谷製作課長發表的考試感想中有……「實，祇是預想的七成，……」未始不是那「小學卒業」，那「訓練一月」底收穫吧？否則，

以現在的練習生們竟佔預想的七成，望而却步的智識階級志願者當必愉快地勝任「那預想的三成」吧？（我們並不是輕視含有未來明星希望的練習生們，或肯定地說一聲他（她）們是沒有智識非藝術愛好者。但，公道地說，上面那些話也不算歪曲吧？）

因為那「小學卒業」，大批的無賴和野×得以賣弄騷氣，雖然滿映當局給他（她）們一鼻灰。也因為那「小學卒業」，智識階級志願者差到人前去抱奮勇，雖然滿映當局是具着搜尋人材的苦心。

關於「訓練一月」，我們似乎不應當說話，因為應付目前影片恐慌，不得不迅速出品，這點我們自然會理會。

但，影人決不同伶人一樣，伶人學會了某一齣劇，滿可以順着武場的聲響作，同時，又可以有很多差不多一樣的劇，並且又可以重複出演。——雖然，舊劇還有什麼科班出身，但這兒倒不會見。

而影人呢，任何聰明的導演，只能給演員一些「意識」和校正，能够告訴一個演員的「笑」，是先用眉，是先用眼，肉，嘴……麼？何況這一些「小學卒業」的天才者，在這「訓練一月」的過程後，就要把他（她）們底動作送到觀眾底眼前呢？而且大家都願意把「明星」的頭銜加到他（她）們底頭上呢？

即便有空前絕後的天才者，像金（鏗）王（獻齋）一樣，（某新聞會以此二人為滿人理想標準）他（她）們甚至於連舞台的「台」都沒有登過（因為還沒有向「大眾」公演的團體，連話劇的話）都不會聽過（因為話劇還正在醞釀中，假如硬說有的話，祇有從放送中聽到南腔北調地讀着劇本的）在這「訓練一月」的期間中，便有很好的成績給我們看，未免太難吧？

「主題」「腳本作者」

在以前，曾听到某人談到滿映募集腳本的主題，據謂：

「根據：以往的電影離型，黎明的電報」，以及從廣播中听到的「所謂話劇」，可以推想將來滿映募集腳本的主題是「宣傳」；是的，電影原負着宣傳的使命的，許多國家都走着電影宣傳化的路子；可是假如我們放棄一下「黎明的電報」及廣播出的「所謂話劇」底宣傳的效力的話，怕祇是時間上的浪費吧？

這原因不外「主題」太偏重宣傳了，於是言必宣傳，動必宣傳，觀眾們一觸目，一觸耳，便知道是宣傳；終於因為「單式」的劇話，劇情，惹不起觀眾們底興趣，感到空虛，枯燥，而不肯虛心去領受這「宣傳」了。

而現在的劇作者，脚本作者，他們又不肯虛心把「宣傳」融合在藝術裡建築在神髓上，祇輕飄飄地用「萬歲」把「宣傳」建築在型式上。

公演時，主權人看到大量的觀眾，便讚揚着劇作者，脚本作者是「協和作家」，而劇作者，脚本作者從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作者」排在一起時，便矜示着是一個「作家」；——觀眾們呢，却冷落落地，木梓洋地走出劇場，於是主權人，劇作者們都嘆息地喊着：「愚蠢的人們是不可理解的！」

但他們忘却了劇裡留給觀眾一些線索去思索。

當滿映募集腳本的廣告刊出後，某人底預想祇是預想，「主題」給我們看到的，不是「宣傳」，而是「純娛樂」。

像以前說過的，電影究是一種綜合藝術，若僅僅以純娛樂為主題，表現出來不過是一堆「熱鬧攤」，未免太抹殺了電影底價值。

否則，中國天一公司的出品能够令我們滿意麼？像「遊藝大會」一類純娛樂的出品。

我們很知道滿映的製片計劃，不至於這樣簡單，可是實在再沒法去解釋這「純娛樂」的意義；同時，我們參照滿映發表的談話：「以排除共產主義及中國反滿抗日思想為目的」，覺得這脚本募集是有矛盾性在支配着的是的。

假如我們執筆去寫一些排共的劇本，又好像忽視了滿映募集的趣旨，假如我們執筆去寫「純」娛樂的劇本，又好像模糊了滿映發表的目的。

「戀愛」的題材，已經不甚新穎了，雖然在滿洲還沒有戀愛的存在，並且也有點「襲中國舊套」。(註)描寫工人，苦力，又免不掉「勞」「苦」兩個字，多少也有點「違反國策之嫌」。(註)

有什麼好的「純」娛樂題材讓我們寫呢？除非把「高腳踊」要醜燈」搬上了鏡頭。

(註) 見盛京時報電影餘濼載慎青先生關於應徵脚本「最低的條件」：第一項、第二解釋)

有人說：「電影以娛樂為手段，以宣傳為目的，以藝術為表現。」我們雖然不能認為這就算完整，但至少要必須是如此。

據說滿洲有許多「作家」，而作家又有「老」「大」之別；但目前的劇本恐慌問題仍沒法解決，因為他們向來是不注意到這些的。「老」作家們一個勁埋頭「書房」去推敲「×××別本」或「×××別本」；「大」作家們却總吹着「口笛談什麼「煙土披利純」或鄉土文藝；「老」作家們雖然是老捉摸著「才子佳人」，可是「大」作家們却總披着流行的外衣有點太「那個」。

「作家多，和「劇本恐慌」是不相關的，「作家和「劇本恐慌」是兩件事。

影刊編者與批評

以後，滿映的「明星」(?)便由各影刊介紹給我們。

不過，當我們一一讀過了，「批評」實使感到肉麻的，像什麼校花啦，皇后啦，滿洲胡蝶啦，滿洲王人美啦……

諸如此類的概評，令我們想到以前的梅蘭芳起居註。

認真一點說，影刊編者是負責指摘和推進的責任的，任務是大膽地批評，苛薄地批評，因為他(她)們「滿映練習生」正是在和剛學步的孩子一樣，影刊編者們需要指摘他(她)們，擁護他(她)們，否則，一步登高的幸運兒們會失腳跌下來的；請看一看各國明星底與衰史吧！他(她)們都會經「紅」過的，然而「紅」過了以後呢？尤其是他(她)們中有許多是纔脫下大衫換上洋服，這樣「概評」固然是叫他(她)們看了樂的，可是這只有一樂吧。

一味「捧殺」和一味「抹殺」，假若權衡分量的話，我們寧可抹殺，不可捧殺的，因為抹殺是醞釀着牛機。

我們正因為期望他(她)們萎靡，所以不可捧得過高再讓他(她)們跌下來。讓我移史之「子君」的話贈給影刊編者們：

「……「捧殺」，倘一味延長，非特殺了自己的批評，而且也殺了被評的作者，還是不要助長這風氣吧。」

演員與修養

憧憬着電影明星黃金夢的兒女，在國內可以說不在少數，而這些站在流行線尖端的風雲兒女，確也澎湃到最熱烈的高潮；——如今滿映錄取的僅僅這四十餘位練習生，不能不算幸運了，但請珍重這「幸運」。

有許多人恭維着他(她)們為「未來為明星」，或更客氣一點謂為

「明星」；天呵！我們從「影人四等論」裡看得出，成爲一個「明星」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少不能像「恭維」那樣簡單；而現在他(她)們祇是一群練習生。

很容易看得到的：他(她)們自從脫下從家裡帶的衣裳而換上新的服裝以後，在人前，人背後，怕一個勁揣摩這服裝的型式，花樣吧？等到理解及旁人(一般)不及他(她)們時髦，於是，昂然端起「電影明星」的驕矜。

外國明星最苦惱的是怕被影迷們圍住簽名字，攝影，所以他(她)們總躲着和觀眾們會面；而滿映練習生們却不論在任何的場所總是高談闊論的；某某是好哭的，某某是淘氣的，甚至於同伴間近日發生的笑話，也合盤地端出來，惹不相關的旁人一笑(雖然是他(她)們自己間談話)好像是告訴不認識他(她)們的人說，他(她)們就是時代的寵兒電影明星似的。

固然，我們不應當把一群初踏人生路上的孩子們(恕我沒有相當稱謂)引到「老社會」的機械生活裡，而約束他(她)天真的哭笑；但演員的修養，無論如何是不能忽略的。

他(她)們都是將來人生劇的扮演者，需要有心地修養，培成多角型的演技，預備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街上，在非定期小聚會，這裡面有許多現實地表演着；假如是個有希望，有進取的演員，應當如何去探討這索線？去體驗人生的材料呢？而我們的滿映練習生們好好是祇撐着岸井明型，入江たか子型，趙丹型，胡蝶型，韓蘭根……許多的型(面孔)，去讀着劇本的，去矚示着「電影明星」這頭銜的。

所以我想滿映責任者應當多與這群練習生一些修養的知識，極力培養，提高他(她)們底理解力，隨地用藝術的眼光去解剖，人生，去體驗人生。



之一 雨夜

未旅行以前，果眞開始了旅行，却又覺得多此一行；看來，人是不會有滿足的時候的。我以為哈爾濱一定會

旅途隨紀

冷的多，便穿了一件不必要的毛衣，妻又把一件毛背心塞在皮袍裏。一路上只是落着細雨，一直落到基泰斯卡亞之夜。也該到冬天了，這裏却只是晚秋。我就住在基泰斯卡亞的一間大而靜的客室裏。

我到過哈爾濱。是五年前。一直住了三天，只是覺得熱鬧而有趣，大半是爲了她的異國情調：彎彎曲曲的異國文字，嘰哩咕嚕的異國言語。在熱鬧而有趣裏，我看過一個活潑的都市。自那以後，每來一次，便覺得這熱鬧而有趣減低一些，也難怪，基泰斯卡亞是一天

徐

匆

變成銀座了。直到今夏去佳木斯塗徑此地，便想不再來。

然而，居然又來了，這回却只剩下了寂寥與孤獨。

是這都市衰老下去了呢？還是我衰老下去了呢？

皮袍裏塞進了一本「Zarathustra 讀本」，便拿來排除這寂寥與孤獨。只是繙了繙，却覺得他在活潑起來，我彷彿又年青了許多。

「Zarathustra」怎麼這般相似「野草」呢？不，「野草」怎麼那般相似「Zarathustra」呢？

我讀「野草」還是在學着因數分解的時候，但是不懂；今夏携着陸兒和啄木的「悲哀的玩具」到哈，跟妻一齊閑逛着傅家甸的一家書店，無意中又看到了「野草」，封皮和先前所看到的沒甚麼兩樣，只是缺少了前面的「題記」，只是紙張改惡了一些。

我於是又讀了「野草」，在一盞煤油燈傍，自己也忘記了讀過的次數，也不覺得有油臭了。

讀一本好書，是不必硬着頭皮的。我貪婪地一段段往下讀，只願嚐嘗自己的興奮，却沒能細嚼爛嚥；我彷彿懂得了陶淵明的「不求甚解」。

關於尼采，我只讀過他的「自傳」(Ecc Homo)，雖然覺得他孤傲，却不以為他不可親，雖然覺得他冷酷，却不以為他不愛人。但是，我沒懂他的「超人」，「超人」却又是他的「神髓」；不過，他的「超人」並不如我們的「超人」所以爲的「超人」的罷，他讓「超人」

執着大地。

大而靜的客室裏，沈浸着夜；我愛尼采的「夜歌」：

是夜。一切湧泉，今將漸漸的高聲說起話來；而我的靈魂就是湧泉。

……

我是光。啊，倘若我是夜！然而，我被光環繞着，這是我的寂寞。

啊，我願意我是暗，是夜！我是怎樣在願意吸光的乳房呢！

……

是夜。啊，我非得是光嗎？而且，對於夜之題的渴望啊，而且寂寞啊。是夜。現在，如湧泉一般，從我的內心湧出來我的熱望。

斷章取義地抄下幾段，我彷彿聽見了他的湧泉般的喊叫。

基泰斯卡亞仍在落着細雨，在細雨中尋求着往日的味覺——巧克力。基泰斯卡

亞的咖啡店，似乎是真的咖啡店；那裏有一夥影閑談的客人，我愛這閑靜。照例地——所謂照例地，是我每到基泰斯卡亞——要了一杯巧克力，我愛巧克力的濃而醇。然而，我又失了望，雖然是照例的濃而醇，但始終追味不出先前的味覺；是巧克力改了樣呢？還是我自己改了樣！

「一切的『曾經如此』是斷片，是謎語是可怕的偶事。」(尼采)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夜在哈)

之二窗 下

旅行時的吸煙，總要頻的多，三盒粉刀一盒瑪玖利使我一直咳嗽了半宿。咳嗽的連自己都有些討厭自己。晨起便覺得喉嚨有些嘎啞，胸間有些脹滿；看來，斯毛卡是並不怎樣幸福的。

基泰斯卡亞似乎是一條好睡早覺的街。已經是八點了，還那麼靜，按了足足有七八回鈴，茶房揉揉着半睡的眼睛走

一、班子門前給乞丐……：一分

一、班子開盤錢（定價一圓，班子內有

佈告曰：「抽纜頭稅百分之五」，理由

是「能娛樂即能納稅」，但除定價與增

錢之外，多給了三角五分，我也不知

是為甚麼給的。……：一圓五角

一、由班子到西門臉的人力車錢（本該

給一角五分，車夫找不開，便給了兩

角……：二角

一、由西門臉到道裡的汽車錢（湊三人

乘一輛，賤的有理！……：一角

一、偉格多利亞喫茶錢……：三角五分

共計七圓五角二分

「生活！生活！這兩個字在我的腦袋裏

翻着跟頭」

附 我怎樣寫「賬單」的？

「賬單」已惹起一部評者的注意了，但

在文藝的「跋行性」裏，一篇沒有「時

代的現實」的作品，為何會像起來巴

爾扎克，左拉呢？——以上的話。連我

自己都不懂。

（一九三七，十月二十八夜在哈）

之四今宵

冷夜裏閑走也太索然，看看電影罷！

——這樣，便走進馬迷爾。

鄧波兒！這名字也太熟了。「小孤

星」！這片子也太動人了。看鄧波兒，

在我是第一次。

鄧波兒的演技，却確是不凡的，但大

半倒因為她「小」；這跟我們的祖先及其

子孫愛好「神童」倒是東西相輝映的。

美國的影片，彷彿只是會熱鬧，多多

少少又總穿插一些相好。「小孤星」，願

名思義似乎是該清靜一些了，但讓她唱

着：「我不能 Without You 啦，你不

能 Without me 啦，噯呀呀……」這歌

雖然是唱給他的 Professor（我不懂這

字為何譯成「博士」的），而觀眾却會心

而笑了，連我也聽得出：這是唱給情侶

的。也罷，影院者娛樂場也，樂樂也就

是了，但是，美國也沒有了藝術。

美國有藝術嗎？大致是沒有的罷，因

為甚麼呢？她沒有傳統。雖然我們的批
評家在昌言着滿洲會像美國那樣產生完
全嶄新的藝術，能嗎？

到秋林的書籍部裏看了看，有俄文的

果戈里·托爾斯泰·柴霍甫·屠格涅夫

……的全集，自己不懂俄文，就繙繙從

紐約來的書，紙張·裝訂的漂亮，慚愧

得很，自己實在沒有進步到化錢買「妹

妹我愛你」一類的書。

却說，旅館內的劉老板到我的客室

來：

「S先生，沒看看嗎？」

「看看」者，我明白：看看舞場，俄娼

……之謂也。我就跟着他去「看看」。

地盤子的舞場，大街傍的俄娼，其實

幾年前也就「看看」了。但是，何妨再

「看看」呢？劉老板講話：「睡覺還早

呢。看來，夜半睡覺已經成了基泰斯卡

亞人的常識。

舞蹈，據說是藝術的起源，摟在一起

舞蹈似乎並非原始的舞蹈者無疑，我們

的秧歌就不往一起攆，影片上的非洲土人的舞蹈就和秧歌相似。有錢而有閑的話，攆在一起跳舞，似乎是倒也寫意的，一對對已經皆大歡喜了：半閉着眼睛，在半暗的燈光下。我忽然覺得我先前的認識也太淺薄了，其實，這「忽然覺得」也並不太稀奇。原來，跳舞也並不是人們先前告訴過我的「爲了交際，爲了身體，爲了健康，爲了……」，却無非是性慾的又一表現方式，但我並不是在反對性慾。

音樂是甚麼呢？幫助性慾之發動之「藝術」也，有舞場的音樂家爲證。

藝術到幾時纔不幫助性慾呢？

性慾超過必要的程度，足見是人類的進步使然，俄娼裏的規矩就有些古怪，拉舖和住局固然東西無異，也在必要的程度以內，而根據劉老板的紹介，這裏有翻新的花樣：

一、活牲口（這是劉老板的譯文，高等人是叫做「實演」的）……

……：……：……：價二十一圓

一、光定舞（這又是劉老板的譯文，高等人是叫做「裸體舞」的）……

……：……：……：價十七圓

劉老板雖然再三慫恿，自己却確是還沒「進步」到這一地步，就只好花了一圓二角喝了一瓶啤酒算事。劉老板似乎沒能盡「地主之誼」，就又讓俄鴉領我到那跳「光定舞」的秘室點了點。看來，人類是終究得穿衣服的罷；秘室裏就用天上地下的紅光來遮掩着醜惡。

世界上有一種人專門尋求 thrill thrill 若是人造的東西的話，也決不能超出了「人造」的範圍，他們寫的「探奇」「採艷」一類的東西，現在想一想，是在說着天大的謊話。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在哈）

之五 僞 盲

丁字街頭，一隻手爪琴在悠揚的奏着不知名的曲調。——是一個俄人，我走過

四五次，也看見了他四五次。

大抵是在等着行人的一兩個多餘的銀幣或銅板的罷，行人却毫不理會地在他的面前走去走來。

看相貌是仍在壯年，他似乎只有一隻手風琴，搖搖擺擺，彷彿陶醉在自奏的琴音裏了，並不見得悲哀與煩愁。

記得幾年前在龍江的一家咖啡店裏見到這樣的寄生人，到客人的面前胡亂地奏着不知名的曲調，等待着——兩個多餘的銀幣或銅板，也不見得悲哀與煩愁。這樣的人也並非初次看到。

但這次我深深地感動了；他帶着一架漆黑的墨鏡，使我深深感動了的，就是這一架漆黑的墨鏡。他是在以白日爲黑夜呢？還是厭惡陽光呢？還是不願意看到他面前的行人呢？

不是的，他是在充着僞盲；不，「充着僞盲」有語病，他是爲了吃飯不睜開眼睛的了。

這樣的人，豈止他一個人呢？大多的

人，不都是爲了吃飯不睜開眼睛的嗎？人類到幾時纔能够不帶漆黑的墨鏡呢？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夜在哈)

之六快點

旅舍的窗外，在建築着樓房，只聽得工人在吆呼着：「快點！快點！」是的，我又只聽得工人在吆呼着：「快點！快點！」

新城就這樣在「快點」裏建築起來，就這樣將要在「快點」裏建築成功。今夏會途經這新街，是一個晚上，街道上 是泥和水，一步也走不得，但居然有了幾條柏油路了，否則又得像上次一無所見。

我們應當學習這「快點」的精神，我們應當從我們的字典裏刪掉「慢點」的語彙。「慢點」將要使我们衰老，將要使我们從地球消滅。

在人類的工作裏，我以為「快點」倒是第一要件；因爲倘能「快點」，

就能「快點」完成，較之預約而終不履約是強得多了。非特要「快點」建設，

而且要「快點」破壞；我憎惡「慢點」建設或「慢點」破壞的說教者。

文士裏就有這樣的文士，只聽得他聲張着寫或譯，却始終不見他的大作完成。孟原稱這爲「惰性」，倘真是「惰性」，自能鞭撻過來；然而，却只是誇大。倘着他一鞭，便會顯出誇大的原形，所餘的却只有自棄，非特自棄，而且要棄他。(加一點小註：一篇「在寂寞中」本來無所指，却有人自供是在指着他或他們以及他或他們的「鄉土文藝」了；切望不要「有人」以爲我在說「他」；倘實在以爲這險譜像他，那實在不怨我。)總之，快點罷！一個城市不是這樣在「快點」裏「快點」地將要築成了嗎？文壇豈能例外？快點！還是要快點！快點寫！快點印！我憎惡一切阻障快點寫快點印的人或非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夜在牡丹江星乃家)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登載來稿。繕稿須用原稿用紙，豎寫，加標點符號於格內。專名號及書篇號加在左旁。譯文請附寄原文。

二、文字之外，亦登載書稿，木刻，藝術寫真等。

三、稿末須註明住址姓名，揭載時之署名，由投稿者自定。

四、投寄之稿，無論長短，凡附有寫好住址姓名之信封而貼有十足郵票者，不登載時一律退還。

五、經本刊發表之稿件，均略致薄酬。暫以一圓以上二十圓以下爲限度。

六、來稿雖經本刊登載，其版權仍歸作者所有，惟結集單行本時，本社有優先權。

七、本社有增刪權，但不願增刪者，須在投稿時事先聲明。

八、抄襲或已在他處發表之稿件，因未能及時發現而被揭載時，該稿恕不致酬。

九、投稿寄交：『新京市崇智路六〇一』

明明編輯部

文學的自叙傳

林 芙 美 子

林芙美子是日本女流作家里數一數二的人物，在我們留心國際文壇的讀者底記憶上也並不是怎樣生疏的。他是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降生在日本底下關，從事於詩歌·小說·雜文寫作的人。代表的作品有放浪記等。

這篇他底自傳是從改造社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發行底林芙美子選集第三卷文學的自叙傳里翻譯出來的，同時並參照了新潮社昭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底談我底文壇生活里林芙美子底我底履歷，這兩篇標題雖然不同，內容却是一樣；只差最後一大節補筆。爲保存其最初的原形，現在也把他翻譯出來了。

翻譯這篇的目的，只不過是想叫讀者們知道這位女作家是怎樣長成了的，以及他底生活內容等是個怎樣的形態。雖然還有許多的關於他自己底文學生活上底自叙文，但從這縱的方面看去，大概就可以略知一些了。（譯者 藤更附誌）

岡山和廣島之間，有個叫作尾道底小鎮市。在不過只想暫爲息肩止住了脚底這個尾道底海岸鎮市上，我和父母三個人

住了七年多。考入了在這個鎮市里僅的有一個市立底女學校。女學校有間狹小的圖書室，裡面放些裡而底小路哪，八次傳哪，吉屋信子女史底亭子間裏底二處女等書。學校底教室以及寄宿舍，雖都有着適於眺望底窗戶，但只這圖書室是幽暗的，因爲甚至連運動具底亞鈴和鐵圈一類底東西都放在那兒底原故，無論什麼時候去這圖書室總是閑散着。我在這圖書室里，讀了懷蒂·福安，以及鈴木三重吉底「瓦」。平凡的姑娘對於那樣的東西也都應粗略看一遍似的，是那樣沒有情緒的日常的。父母是每天，或者是停宿在附近底鎮市或村莊里作雜貨行商底原故，回到誰也沒有底家里去是很厭惡的。所以我在女學校一直到卒業底四年之間，幾乎完全生活在這個幽暗的圖書室里了。因爲是個不顯眼的學生，知己底友人是一個也沒有。因爲是一個粗野的奇怪的姑娘，我也就自然地三分客氣着不想需求一個朋友了。二年生底時候，在唱歌室里聽着了花女之歌。這是新任底叫做龜井花子底音樂教師開上話匣子給我們聽的。像是有「啊！那是他嗎，在酒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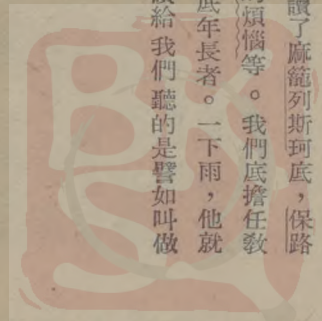


林美美及子乃母

年秋，好不容易找到了職業，在赤坂底小學新報社里雇給人家寫封皮。日薪大約是七毛錢。和父母住在東中野叫做川添底田圃中底粗菓子店底二層樓上。我從這時起。走入和所謂文學的自叙傳等底因緣很遠的生活里，只有過着爲吃飯而勞働底日月。因爲日薪太少的原故，作了股票店底事務員。在日本橋附近有個千代田橋。白木屋底旁邊是一條繁華的市街。在橋底旁邊叫做日立商會底

外國底詩。這些外國人們是寫了怎樣的詩呢，雖然都忘記

像在獵的人底槍似地
小舟是這樣的快
跑在綠的海底表面上



里……」這樣的言語，雖是不明白唱歌的我，這言語也是有騰起血來的美麗的。昇入了上級，好像我是讀着威特叢書了。是像橙色似的小的紅的書，耽讀了麻籠列斯珂底，保路和威路紀尼底，卡路兒少年維特的煩惱等。我們底擔任教師是叫做森要人，一位約有五十歲底年長者。一下雨，他就把詩一類底東西讀着給我們聽。讀給我們聽的是譬如叫做列孟託夫這個人底少女所唱底歌：

了，却都是非常安慰心情的。學生都是應記筆記的，只有我一人是不寫，閉上眼睛，默聽着那些詩的。表路蘇底詩，普希金叫做黃鶯名字底詩等，因爲是美麗的詩，現在還記着。自然地，我是非常地愛好詩了。想把燃燒起來的悲哀和喜悅隨便地組成歌唱沒有不自由的詩，那時寫些亂七八糟的風景詩是很喜悅的了。

大正十一年春，女學校底生活一完結，像社會上平常底姑娘一樣地什麼目的也沒有；我獨自一人到了東京。因爲火車底煤煙飛進眼睛里，害了半年多的眼睛；生活底不如意和沒有目的底焦愁，把我困難着了。只過半年，父母離開尾道，搬到東京底我底地方來了。我從來到東京起連看一本雜誌的事情都是辦不到的。但也沒有想到看；我在大正十一年秋，好不容易找到了職業，在赤坂底小學

股票店里作了月薪三十圓底事，但在這兒不過三四個月就被免職了，我和父母一同在神樂坂以及道玄坂擺了雜貨底夜攤。起初雖然是以爲很羞恥的，但慣了以後，我和父母離開，一個人也就擺起夜攤來了。寒冷的夜晚，總是懷抱着像燒著似的懷爐，耽讀着舊書。若是問我底讀書，頗近於亂讀，是沒有秩序的，叫做加能作次郎這個人底降雪珠之日，還不可思議地明記着。到現在還認爲加能作次郎氏是個好作家。大概因爲是在什麼上讀過加能氏會做過牛屋底看鞋底人底原故所以非常地感動了的吧。我在這時愛好新潮社出版了的叫做文章俱樂部雜誌。關於室生犀星氏是喜歡朝浴的人這件事也從舊書舖買來的文章俱樂部里知道了。記得有室生氏帶掛着手絹像怒了似的臉龐立着的像片。我是非常愛好室生氏底詩的。大正十二年逢到震災，我們離開東京，暫時和父母漂流在四國底地方。是暗淡的日常；更因爲是沒有情願想做什麼底熱情的姑娘，住居也不能確定，母女三人從這個客棧又搬到那個客棧，母親總是罵我是個累贅的東西，這樣生活着。大正十三年春，我一個人又回到了東京。時而做人造橡皮工場底女工，時而作毛繩店底店夥，時而在某區公所前底代書處里作點事，就是這樣地生活着了，後由友人底介紹，認識了田邊若男氏。他是和松井須磨子們演戲的人。我不久就和這田邊氏結了婚。同居雖然只有二三個月底短的

期間，但我在這結婚生活里，由田邊氏底介紹，會着了各種寫詩的人們。萩原恭次郎氏，壺井繁治氏，岡本潤氏，高橋新吉氏，以及友谷靜榮君等，精神都很好地寫着安那其茲姆底詩。在夏天完了底時候，田邊氏離開了我，我和友谷靜榮君出了一種叫做「二人」底詩底同人雜誌。因爲現在手頭沒有那「二人」，雖然忘記了，寫底是些怎樣的詩，但還記憶着里面有篇叫做釋迦菩薩的會受過辻潤氏非常的讚賞的。——在本鄉底看町有家叫做南天堂底書店底二層樓上是間法國式的西餐館，在那兒每晚都要聚集些各種的文人。在那兒認識了辻潤氏，宮島資夫氏，和片岡鐵兵氏等。因爲一獨身，我還是不能有吃的，那時，就在神田底咖啡館里作了事。因爲是一家只有大正琴的咖啡館，沒有那樣的收入。「二人」因爲沒有錢繼續，約出五期也就停刊了。友谷靜榮是位有才能底人，那時又助理着新感覺派底雜誌文學時代底編輯。我在那時雖是寫了些像童話似的東西，但這只是愉快地寫出來而一點也賣不掉。

在我是連接着度最苦的日月了。有一天，我會去訪問住在菊富士旅館里的宇野浩二氏，是求他給點指教；宇野氏從床上，向規規矩矩地很小的坐着的我說了這樣的話：「只要像說話似地寫出來就行啊」。只是訪問過這一次。不久，我和野村吉哉氏結了婚。他是很早就聞名於詩壇的人，在二十歲

底時候，就給中央公論寫論文了。在那時，草野心平君從上海寄來薄薄的同人雜誌。——還是住在世田谷底邊角里底時候，尚爲無名作家底平林泰子君披着紅的圍巾來訪問過我。

那時，像我一樣地惡劣，泰子君也是非常辛苦的樣子。和野村氏約有二年間離開了的我，在新宿底咖啡館里作事生活着了。咖啡館里勞働底事情也煩厭了，我在那時，搬到一人生活着的泰子君底樓上去，暫時和泰子君二人在酒店底樓上生活着。那時，雖然加入了無產婦人同盟，但這是不合乎我們這種的人性格的婦人團體。那時我在寫童話之餘，又在文藝戰線上從創刊號起寫着詩。但是，我底童話是很少賣掉的。

我在那時，到德田秋聲先生底家里也去慣了。一點也不討厭貧寒的我的先生是無論何時去都是給我會見的，把錢隨便地給了我四拾圓，就連現在都感到非常慚愧。雖然沒有一回將我自己底小說拿去給德田先生看，但會把輾轉拿着走的已經變成黃色的我底詩稿給先生看過。（這雖然好像是做作的事情）讀了我底詩集把眼鏡除下來的先生是哭泣了。我在那時，甚至想到在先生底家里作一輩子女僕。雖然只說了一句「好詩」，這是使連活着都不想要的我，增加怎樣的勇氣呢……因爲我喜歡得不知怎樣是好了，某夜把西瓜放在先生底家內門口。雖然是以後聽到底事情，有一天德田先生和

我和順子和正在那兒的一位青年人散步後，先生請我們吃了粉團湯，那知那個青年人就是窪川鶴次郎氏。我獨身時，是時常到德田先生家里去的，先生是有時請我吃飯，有時領着我聽相聲去的，有時我和先生二人在冬天底寒夜里，去訪問住在本鄉丸山町底深尾麿子底家，記憶上雖是他有時不在家，但以後想起來，彷彿領了我走到如今的道路上底却分明是德田先生。

昭和元年，我和現在底丈夫結了婚。從文藝戰線上退脫下來了，孤獨地一心只想寫些雜文。沒有才能的人不外是努力：從這年起，我好不容易開始想到了寫點什麼。雖然是走入了結婚的生活，生活是比以前幾倍還辛苦，連買米底日子都覺得很珍奇，靠着丈夫一年三回畫國技館底背景底工作，和我一年賣二三次雜文度着日月。

這時候，我已經不能再寫詩了。在雜記本上寫下了六冊多底日記，約從當時長谷川時雨女史所創刊了底女人藝術底二號起把這個給刊載了。三上於吉菟氏非常地讚賞是刻在心上的。——從這時起，我開始耽溺在費立普對於費立普底幼年底信，是有側身之感的。我就好像碰到了洪水似地，亂作了一些連賣底希望都沒有底原稿。叫做「清貧之書」底創作也是在這個時代寫成了的。比這個時代還亂作底事情是再也沒有了。昭和四年夏，我連穿着的浴衣都賣掉了，穿着紅

的游泳衣過着日子。家是在靠近堀之內底墳地很寬的庭園里，就是沒有衣裳到沒有不放心。有一天，一位提着很大的皮包底紳士來訪問我。不湊巧，還是穿着那件紅的游泳衣，在既不是廚房又不是過道底地方洗濯着底我，用粗急的口調問：「幹什麼的呀」。是改造社的，那個紳士拿出名片來給我。我想到近乎裸體的自己羞得面通紅，反正因為是沒有衣裳的就用手巾遮掩着露出底膝蓋。在廊簷下坐着行了禮。那位先生，是改造社底鈴木一意氏。

我在那年秋天底改造十月號上能够登載叫做「九州炭坑街放浪記」底一文了。那時底喜悅，是沒有什麼可以比類的。廣告在報紙上登載出來，我是連那十月號執筆者底姓名都還

記憶着。創作是久米正雄氏底我底戀人，用大號的活字登出來的。森田草平氏底第四十八人，谷崎潤一郎氏底_(萬字)

川端康成氏底溫泉旅館，野上彌生子氏底火紅的薔薇，里見_(摩)氏底大地，岩藤雪夫氏底襲擊戰鬥的人，這七篇燦爛的小說，給我怎麼樣的刺激了呢是很難說出的。還有齋藤茂吉氏底慕尼漢雜記和室生犀星氏底包圍文學的速度，三木清氏底啓蒙文學論，河上肇氏底第二貧乏物語，勞利尼雅克底狼底規程等，使書籍都賣掉一冊也沒有的我，受了怎樣的勉勵是很難說出的。對於我底炭坑街放浪記，收到可以生活二個月底稿費。

這時，所謂稿費這些東西我是連想都想不到的，寫雜文，連介紹信都沒有，總是我一個人走着送到新聞社去的。朝晨八時左右，從堀之內向丸之內發步腳行去，十一時左右走到丸之內，在那兒，把原稿放在新聞社里走回來；有一回日暮走回來，一看，原稿已用速達退回來了。我底雜文，以及詩，隨筆，小說，因為全沒有一個滿足地賣掉過，從改造社收到稿費底時候是有非常透身之感的。——在女人藝術上，雖然每月繼續寫着放浪記，因為女人藝術不知在何時變了左翼底雜誌，只繼續了一年也就停止了。平林泰子君，從文藝戰線里推出來的那時已是位錚錚的作家了。在依據女人藝術底時候，認識了中本高子君和千野千代君。宇野千代氏當時；是我底最敬愛的作家。

從此時起，我開始放浪在圖書館；到上野底圖書館去了一年多。這樣在我並不是快活的時代。眼睛雖然已經到了近視甚至亂視底狀態，但我總是每天跑到圖書館去亂讀或暴讀。在這兒亂讀了些岡倉天心底茶書和唐詩選，連安部能成底康德底宗教哲學這一類豪華的書籍都亂讀起來了。雖是從這時起開始想試寫點小說，但因為長的時間里塗畫於雜文，我底筆是很荒疏着，開頭只寫二三頁，自己就絕望起來了。從詩出發不行嗎，若是說到詩，把用十行就可以寫完了的那樣的热情，像把開水涼涼似地伸長着寫到五十頁或一百頁小說體

那樣東西是非常痛苦的。漸漸，詩雖是沒有人讀了，但向詩走去我底心，是非常熱烈的。

我從女友人叫做松下文子底那兒收到了五十圓，由牛込底南米書院主人底好意，出了一本叫做「看見了蒼馬」底詩集。松下文子這個人，在我是一位不能忘掉的友人。現在是回到北海道底旭川，和林學博士松下眞孝氏結婚了，我底詩集，若不是有了這個人底友情，大概是不能出版了的吧。

不過，關於出版了詩集底我底文學底目標，仍然是暗淡的。我底放浪記是有各樣的好評和壞評，從燦爛的左翼底人們那里，是受到了以爲是流浪底一笑。昭和五年改造社因爲出版新銳叢書一種單行本底逐次刊行物，把我底放浪記也加進那里面的。雖是在把放浪記底厚的原稿拿到改造社去底第二年，纔能見到了天日，但那時是有能叫頭疼底喜悅。我收到了不合身分底版稅，在那年秋天，當時向中國作了豫定二月底旅行。是打算深想一下子的。旅行時間里，打算寫一些小說。

昭和六年三月，我把作爲處女作底「風琴和魚町」，給改造登載出來了，這是像大人底童話底東西。至於小說底形式，是從那年底正月約有二個月間，在東京朝日新聞底夕刊上發表了底「淺春譜」，不過乃是失敗之作。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漸漸地興旺起來了。我在孤立無援底狀

態里，對於自己底一切是絕望了的。作事情去沒有自信，活下去沒有自信，只望到外國去看看是沒有方法的了。

改寫舊作「清貧之書」，把清貧之書送到那年底改造十月號上，拿以雜文集聚底錢，我經由西伯利亞，昭和六年向法國旅行去了，當這時，因爲我還可以說是行動主義。想不再回到日本了。看西伯利亞底各樣的雪景色，或許倒死在外國也未可知，坦然地想到了這樣的事情。從到了巴黎以後我還是沒有離開寫雜文底工作。因爲一到那兒法郎早就高昂了，我每天每天在共同住宅底七層房間里寫雜文，把送到巴黎來底金錢，又不能不返送到日本底兩親底面前。在巴黎得了一種榮養不良底鳥眼病。一到夜晚，視力衰退，幹什麼的勇氣沒有了。

因眼病倒臥着底時候，受到了渡邊一夫氏們底探訪，那時底喜悅是非常的，在歐洲底時間我沒有寫一首詩，也沒有寫一篇小說。昭和七年底正月，渡大洋到了倫敦，這兒是關閉在寒冷里，安靜地去讀書是作到了。住在堅信頓街底一家小的寄宿舍里，而每日只是潛伏在房間里。讀了許多詩——高爾斯華綏底「生是什麼？是水平的波底飛躍，是成了灰底火拍地燃燒了，是沒有空氣底墓地里生了底風！死是什麼？是不滅的太陽底沈沒，是不眠的月亮底睡下，是未開始的故事底終了！」在這樣的詩里，我想起了在少女底時候聽到「啊那

兒是那個「人嗎」底日子，是能把心很熱地燃燒起來的。打算寫些偉大的詩。在歐洲，不思議地詩能吻合地跑進生活里來了。同時用日本底語言歌唱底日本底詩，聽來是非常美麗的。雖然有人說過日本底語言不潔淨所以不適用於寫詩，這是非常乖謬的話，我在歐洲知道了日本語言底美麗以及日本底詩和歌底美麗。

在日本語言一個也沒有的歐洲底天空，若是把白秋氏底詩，犀星氏底詩以及春夫氏底詩高聲唱起來，語言底優美是可以感到的。我想日本底語言是很美麗的，暗地里利用祖國語得到了高興。在倫敦底旅館，對於川端康成氏叫做落葉底小說也感到了語言底美麗。

雖然想到打算寫長篇的小說，因為沒有勇氣底原故一頁也沒有寫出來。在這兒，只寫了些紀行文式的隨筆。回日本去底希望依然是沒有。在這兒雖然仍是害着眼睛，走路却没有不自由底地方。在三月又回到了巴黎，我突然開始想歸日本了。

着急底大概只是詩一首也沒有寫吧。回到巴黎一看，希望的稿費，因為本人底行踪不明，又返回日本去了。

昭和七年底夏天，由山本改造社長底好意，收到送來底底底費，使我能從歐洲再踏上日本底國土。到日本上陸後所想像底事情只是想寫些偉大的詩篇。帶着沒有血氣的古色底小說，

開始映入我底眼睛里，我對於日本底青年的作家感到了輕輕的失望。在歐洲滯留一年餘，好像我只是感覺擴張了。因為只是感覺擴張了底原故，自己底作品上底技巧反而是幼稚笨拙的：這一年間；寫了些像散文似的小說。受到了河上徹太郎氏，小林秀雄氏們底深切的批評。即使做不到，總是想寫些血氣多點的作品。認為從現下日本底文學上消沈下去底不是詩脈嗎。更認為沒有詩底世界是沒有什麼文學的。也因為是不能寫篇立下秩序的大論文，現在居然論起詩來雖然好像是可笑的，却因為我在歐洲驚愕於日本語言底優美，用他底語言歌出來的日本底詩歌里能有金子掘出來似的高興。近年，被人稱為是羅曼主義哪，能動精神哪，行動主義哪似地，但我想誰都不是在探求着詩嗎。主要的事情好像是忽落掉似的。

即使是回來了，仍然是孤獨着，任何集團都沒有參加；認為不孜孜地一心去努力是沒有別的法子的。

回來我就從詩底憧憬起，用自費出版底形式，出了一本叫做「面影」底未成熟的詩集。雖是保高德藏氏底友情出版的，比百篇底自己底小說還多愉快。

近來，雖然我居然能從寫雜文底世界里解放出來了；因為這個時代是很久了底原故，從這兒拔出來底事情是非常痛苦的。從這兒再出發，想專念於小說和詩歌。雖然是句驕傲的

話，因為屠格涅夫，易卜生，費利浦，連犀星和春夫都發表了很多的好的詩。寫小說之餘，能寫詩底事情，自我自身認爲己是非常有勇氣的事情。秋元氏所譯底作家普式庚底黃鶯，也給了我非常的刺激。「黑暗，把幽靜的子夜，作成

了花園：黃鶯歌唱着，讚頌着薔薇底香色。可是薔薇，不答情有的鳥底歌，呼呼地作着夢寐；雖是聽着這喜樂的歌唱，只是嗑睡着。不是一樣麼，詩人喲，你底運命和黃鶯……」

還是讀這樣的詩是要緊的。認爲日本底犀星氏和春夫氏，不努力是不行的了。(一)

現在，作爲我底精神底食糧底書籍，大約是唐詩選，寒山詩，辻村伊助氏底瑞士日記，齊路達路底冰河私錄這一類底東西。再，日夜敬愛着底作家，是柴霍夫，普式庚，杜斯杜益夫斯基，費利浦，魯迅等。——我非常地愛好。旅行，因爲愛好旅行底原故，也就喜歡多讀些紀行隨筆之類底東西。瑞士日記等是到了紙頁叫手垢翻污了底程度。我雖然沒有任何底趣味，若是，能再有儲蓄下錢來底時候，那是希望能巡視一下瑞士，西亞莫尼底各山以及比利時底田園。雖然這或許是在睡夢里完成他，照現下底情狀，我底憧憬是打算向這樣的地方旅行去的。

我對於文學底事情，任何一個也不知道。實在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到現在我底小說是「剛生下底小孩」。對於生下

來底東西，若是能給他起上花子或者是太郎底名子就好了。苦重的官衙可就爲難了。從此後想用愛情很厚的精神去寫些朴素的作品。因爲沒有才能底原故，除日夜努力以外是沒有方法的。從此是小學底一年生，近作底牡鷄和牡蠣等，在自已也以爲是用全勁努力了底，難以捨棄的追懷底深刻的作品。請至何時不要再向我希望放浪記和清貧之書。雖然是無聊的東西，我是想靜下心來寫些質素的東西的。我認爲只要努力什麼都可以做到的。有着非常的野心。對於工作，是想拿着愛情產生些很妙的作品。

我現在是在七人底家族里生活着。雖不像從前，無論如何吃飯不致於發生困難，却認爲從此是不得了。我想真正的文學的自敘傳是要從此以後纔能產生出來的。(二)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

譯者附註：

- (一) 在我底履歷里此下有(十年七月)底附註
(二) 同此下月月附註爲(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夜補筆)

訂正

本刊二卷二期畫報說明
「車磷磷」係「車磷磷」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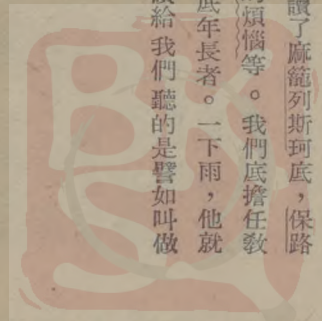


林美美及子乃母

年秋，好不容易找到了職業，在赤坂底小學新報社里雇給人家寫封皮。日薪大約是七毛錢。和父母住在東中野叫做川添底田圃中底粗菓子店底二層樓上。我從這時起。走入和所謂文學的自叙傳等底因緣很遠的生活里，只有過着爲吃飯而勞働底日月。因爲日薪太少的原故，作了股票店底事務員。在日本橋附近有個千代田橋。白木屋底旁邊是一條繁華的市街。在橋底旁邊叫做日立商會底

外國底詩。這些外國人們是寫了怎樣的詩呢，雖然都忘記

像打獵的人底槍似地
小舟是這樣的快
跑在綠的海底表面上



里……」這樣的言語，雖是不明白唱歌的我，這言語也是有騰起血來的美麗的。昇入了上級，好像我是讀着威特叢書了。是像橙色似的小的紅的書，耽讀了麻籠列斯珂底，保路和威路紀尼底，卡路兒少年維特的煩惱等。我們底擔任教師是叫做森要人，一位約有五十歲底年長者。一下雨，他就把詩一類底東西讀着給我們聽。讀給我們聽的是譬如叫做列孟託夫這個人底少女所唱底歌：

了，却都是非常安慰心情的。學生都是應記筆記的，只有我一人是不寫，閉上眼睛，默聽着那些詩的。表路蘇底詩，普希金叫做黃鶯名字底詩等，因爲是美麗的詩，現在還記着。自然地，我是非常地愛好詩了。想把燃燒起來的悲哀和喜悅隨便地組成歌唱沒有不自由的詩，那時寫些亂七八糟的風景詩是很喜悅的了。

大正十一年春，女學校底生活一完結，像社會上平常底姑娘一樣地什麼目的也沒有；我獨自一人到了東京。因爲火車底煤煙飛進眼睛里，害了半年多的眼睛；生活底不如意和沒有目的底焦愁，把我困難着了。只過半年，父母離開尾道，搬到東京底我底地方來了。我從來到東京起連看一本雜誌的事情都是辦不到的。但也沒有想到看；我在大正十一年秋，好不容易找到了職業，在赤坂底小學



閒話文壇的一年

力子

紀念稻川主幹

讀到明々，我纔認識了稻川主幹。這意思是說：前此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位日本老頭。

我總以為奇怪，頭幾期明々較之過去的幾種雜誌，也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然而却很能引我們注意，使我們重視，雖然我說不出究竟是甚麼原因。我們公認它是個有生氣，有希望的刊物，這却是可驚的事實。

也許這就是「編輯良心」自然的流露，也許就是稻川主幹底「韌性」底表現吧？

主幹底文字我們讀到的不多，僅々是一點「卷頭言」和「編輯後記」等：：但是我總覺得它們都十分真摯，誠懇，熱烈而有力。譬如：

「倘若真有『人才』，就請援『筆』

罷；雖然『稿費太少』。因為推動滿

洲文化是比甚麼都來得緊的。」（第三

期「編輯後記」）

這段話我永遠也不能忘。從事文藝寫

作，從事文化運動的朋友們，請「三復斯言」。

再如三期和四期底「卷頭言」，也都十分使我感動在那裡先生喊出識字運動底迫切，也洋溢着對於貧苦的農民們的同情，和對於青年官吏們的熱望。我們不應當馬虎讀過。

寫到這，我不禁想起最近在六三號（新青年）上讀到的一篇文章——牛何之君底「三步齋隨感錄」。當時讀後我深深地有所同感。固然我們不能說每個都像牛君所

形容的那樣，可是像那樣的，却確不在少數。他們够得上稻川主幹所稱的「推進力」嗎？我不能不這樣懷疑了。

我和先生沒會過面，僅僅看到他所主編的雜誌和讀到他所寫的文章。於是我想像着：稻川主幹究竟是甚麼樣呢？（雖然在「創刊號」登有他底照片，可是因爲沒看「說明」，所以不會料到。）在我底想像中，他是個清瘦而精神的老頭；誰知恰々相反，却是胖胖的圓臉，白々的面皮，和兩隻笑瞇瞇的眼睛。

在六期上看到小啓，知道先生因病暫時卸却主幹底責任；最近纔得到先生歸國的消息。

因爲先生是明々底創始者，有功於我們滿洲底文化，而又是最爲熱心的一位，所以我纔以明々一讀者底資格，寫這麼幾句「似是而非」的紀念話。最後我還希望，稻川先生能早日回來。

「文藝盛京賞」

我們這文藝界自從有了「賞」，到現在已經年餘；而這「賞」也真（不是「認真」底）「賞」了兩次。

最近我們真到明々所徵求得的大家對這「賞」的意見。又據前幾天事實，我們知道沒有一位「猜」中。其實大家都明白，若非「未卜先知的徐茂公」再世，是摸不着那葫蘆裡究竟裝的是什麼藥的。然而爲甚麼要自取「徒勞」呢？當然也有所爲：明々甘心寄出許多張往明信片，爲的是想知道大家對於這「賞」的態度，大家肯費一番思索來答覆，爲的是表明自己底見地。

可是誰會想，竟因這屢次的種々表現，而招到所謂「誤解」。

譬如在先我們看到「嫉妬之心不可有」的勸告（？），而最近在某先生底「論說」裡也看到類似的意見。某先生說，「文藝盛京賞」並不是不注意新文學；實在因爲在新文學中尋不出一篇合乎「水準」的東西，以致這兩次「賞」纔都使新文學

者失望而向隅。（大意這樣）

關於「向隅」這兩字底詳細的解釋雖不十分清楚，然而我總以爲用的不大「恰當」。也許有少數人是因爲「向隅」而感到憤懣，於是纔不平；但大多數的青年所以抱那樣態度者，我敢斷言，絕非爲的那光輝的「榮」字不會加在自己底頭上，也更非爲的那「能使鬼推磨」的「錢」不會落到自己底腰包裡。

據設立這「賞」時的聲明，目的在於推進滿洲文化，提高滿洲文藝底水準；而這些青年都是熱心於這種工作的人，當然他們不能不關懷這「賞」，當然他們要注意這「賞」。

他們以爲「賞」的是，正確，適當，自然他們要贊助；他們以爲「賞」的非，草率，無理，自然他們要反對。這是他們底責任，也是他們底義務。或贊助，或反對，都是經過理智底裁決，絕非由於感情底衝動；所以既不是因爲「嫉妬」，也不是因爲「向隅」，而且根本就無「嫉

妬」和「向隅」的必要。

提到「水準」，也不能不小有「異議」。譬如說「新文學中尋不出一篇合乎『水準』的東西」，請問這「水準」究竟以何為標準呢？假如等滿洲底文藝合乎世界文學底「水準」時再「賞」，那麼頂少也得在五十年後，倒不見是胡猜；但那時我們又不再需要「文藝盛京賞」了，因為還有「諾貝爾文學獎金」等着呢！縱然僅僅為的「榮」和「錢」，可是「名利兼收」也有「大小之分」和「輕重之別」啊！

再說新文學不合乎「水準」，難道選中的舊文學就合乎「水準」嗎？章回體小說底標準是紅樓還是西遊，是水滸還是三國？七五言舊詩底標準是工部還是謫仙，是樂天還是微之？……

有如前面所說，這「賞」自發起迄今，已經年餘，然而所給與文化界的影響是甚麼呢？所獲得的效果又是甚麼呢？

所給與文化界的影響，看了這次明所發表的徵得的「意見」，就可明白，是

反對和輕視。（雖不能代表全體，但至少佔有「半數」以上）。這是滿人方面，至於日人方面呢？單從青木實君底答覆告訴我們的是「不知道什麼」。青木君是G氏文學賞委員會委員之一，由這我們就可看出在滿的日本文學者對於這「賞」的態度了。

至於它（賞）所獲得的效果，祇要看沒有西廂記別本和金粉世家別本出版，就可瞭然，這里無庸多說。（雖然沒有「別本」這類書出版，就「推進文化提高文藝」底表面看，證明這「賞」底無效，但就實質來說則確是好的現象。）

據云明年度「文藝盛京賞」或將請新設立的滿洲文藝協會推荐作品，這也許是覺悟底表現。我們以為假如再「固守成見」，一味不顧外界底批評地做下去，恐不免落「跟風車比武」（借用論文壇的「性格」的話之譏了。）

蘇軾洗兒詩底頭兩句是：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誰都希望自己聰明，為甚麼他偏要說「我被聰明誤一生」呢？

聰明是好事，我們也都應當使自己聰明，但這聰明必須是「大」聰明的，而不是「小」的，「小聰明」就是那「誤一生」的「聰明」。

前幾天在泰東報少年上，看到一位小朋友底一首小詩小說·孩子，其中有幾句茲錄於後

……

我愛：

冰心的小說，

聰明的孩子；

我不上：

魯迅的牢騷話，

傻瓜的愚魯架。

……

像這樣以「聰明」為「愚魯」，以「愚魯」

小聰明

爲「聰明」的，當然不止這一位小友如此，恐怕許許少年朋友如此，許多中年朋友如此，許多老年朋友也如此吧。

人往々把自己底一點「小聰明」認作「聰明」於是就因這「聰明」而「誤」了他底「一生」。

假如沒有「大聰明」的話，寧可做個「傻瓜」，也不要「小聰明」。因爲「傻瓜」至低限度還肯傻幹。

果真「鎮靜」嗎？

竊媯君外行文談底最末句，是：「而且在火山上跳舞的人們的鎮靜的態度却是可讚嘆的。」

「在火山上跳舞的人們的鎮靜的態度……」這真不啻是加給我們的當頭棒喝。

在外行文談裡，當然竊媯君這話是專指所謂「詩人」而言，然而豈僅「詩人」如此，恐怕許許多多「凡人」也正如此吧。

但稍加思考之後，我們對於這「鎮靜

的態度」不能不有所懷疑，我們要問問他們果真「鎮靜」嗎？他們爲甚麼會這樣「鎮靜」呢？

關於這問題底答覆，我以爲可分爲二：

A 他們這「鎮靜」是暫時的，實則他們並不「鎮靜」。他們「在火山上跳舞」而還能有這樣「鎮靜的態度」的原因，第一也許他們還離這火山底噴火口很遠很遠，從噴火口噴出來的火，煙，鎔石，灰質……一點

也不會波及到他們底身上，也許連他們底舞衣也燒毀不着，自然他們樂得一面觀賞着噴火奇景，一面作出「鎮靜的態度」來「跳舞」；假如強制地連推帶拉，迫令他們走近噴火口，不僅「舞」沒心再「跳」，「鎮靜的態度」也必保持不住了。第二這火山也許是尙未爆發。雖然明知這是一座尙未爆發的火山，而且也知道這尙未爆發的火山終必有爆發

之一日，那麼現在既未爆發，就暫且作出「鎮靜的態度」來「跳舞」，古人云：「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既未爆發，幹麼不樂它一下子呢？假如因顧慮明天而失掉「鎮靜的態度」，而不「跳舞」，豈不是天字一號的大「傻瓜」嗎？等一旦火山果真爆發，不但不再「鎮靜」，不再「跳舞」，恐怕將要攪成一團地慌張，驚懼，恐怖……而呼救，叫號，終於至於奔逃的吧？

B 他們有這樣「鎮靜的態度」，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火山上跳舞」。詩人們底「懷鄉病」和「憂鬱病」，已經是流行得很久久的症候了，而病勢又日趨沉重，終於轉爲頹廢和萎靡。於是許多人爲的救治這必須救治的「懷鄉病」和「憂鬱病」，爲的使他們由頹廢和興奮，所以纔左一針右一針地刺。可是患着「懷鄉病」和「憂鬱病」的

人還在患着(甚至越傳染)趣多)，

「意見」，就可明白。

而頹廢的也仍在頹廢，這又是甚麼緣故呢？其實他們已經不是頹廢，而是昏睡和麻木，甚至業已陷入半死狀態。所以不但刺一針沒用，恐怕刺多少針仍是沒用的，甚至割上幾刀也不會感到疼痛。然而將怎樣纔能救治這必須救治的症候呢？我想那必須期待着「醫學上的奇蹟」般的發明了。試想一群昏睡，麻木，陷入半死狀態的人們，實無異一群「行尸走肉」在跳「骷髏舞」，既無知覺，縱然是在「火山」上，當然無所謂「理會」，當然有着「鎮靜的態度」了。

「批評」和「翻譯」

據說我們這文壇是不振的。小說不振，詩歌不振，當然批評和翻譯也不需要，看了這次明明所發表的的徵得

在第二問底答案裡有許多人提倡批評和翻譯，而且夷夫君和田兵君還特別提出了「集團批評」和「集團翻譯」，我們都覺得這是極其需要的。可是「集團批評」和「集團翻譯」不是短期所能實現的事，在未能實現之前，我想主要的還需要個人底努力，雖然這力量稍嫌單薄。

眼看即將過去的今年，「批評」和「翻譯」也絕不是一頁白紙；而況還有幾篇可紀念的文章，尤其滿洲報文藝專刊會先後出了「譯文特輯」和「評文專號」。可紀念的譯文有黃河君譯的小說家與新聞紙（賽珍珠作），劉郎君譯的書（高爾基作），和最近古丁君輯譯的魯迅著書解題：其它如小松君譯的二對一，對於「技巧底學習」上，也是一篇很有意義的譯文。至於評文，文專底評文專號」除外，在明明上會先後刊了徐匄君底評「紅樓夢別本」，和蕭絳君底

評「栗子」。新青年上也刊了幾篇可紀念的評文，如顧影君會先後評過老穆，楊進，蕭然諸君底小說和秋瑩君底滿洲創作界小願等。

再有關於翻譯青木實君主張特別注重日本文學，就日滿關係說，這確乎應當。不過我們想，只要是好的文學作品，都是「最爲重要和迫切的」。

我們始終相信，惟有今日個人底努力纔能達到明日「集團」底發展。

「質」與「量」

雞蛋和牛乳是特別富於滋養份的食物，換句話說在「質」上是很好的東西。然而吃雞蛋喝牛乳的人也絕不因爲它們是富於滋養份的食物，而每日祇吃一枚雞蛋或喝半瓶牛乳便以爲滿足，便不感到饑餓，吃雞蛋喝牛乳的人們，和喝糙米粥嚼苞麵餅子的人們相同，一樣地需要「量」底滿足。雖然喝糙米粥嚼苞麵餅子的人能够「飽」了之後，

還希望吃雞蛋喝牛乳。

所以讀者們不僅希望一個刊物底「質底提高」，同時也希望它底「量底增加」。

然而看看我們底文壇，我們底出版界，却又如何呢？喝着牛乳吃不着雞蛋，不算，連喝粥米粥啃苞麵餅子難獲得一「飽」，這實在不能不使一般讀者們傷心。

「新青年是我們這出版界「碩果僅存」

的刊物，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和六十幾期的成績，然而翻看這六十幾期的成績，我們祇有失望。

在「質」上我們暫時不想苛求，單看它底「量」，實在少得可憐。較比着說，「新青年」不是私人所辦的刊物，而在

一般刊物中它底銷路大概也算最好。雖然是局外人，不十分清楚，然而我知道差不多各機關和學校都訂閱「新青年」這個

事實。所以我覺得它應當至少保有八十頁，然而實則大多每期尚不到七十頁。

最近在明明上看到邱鶯君所報告的，「新青年作家懇談會」底「結論」，知道

「大體上」所得的「不外」三條。就中我

覺得第一條「將現今之有光白紙改為以前之報紙，節省此印刷費用以便充實內

容增加篇幅。」實在是「該刊今後」所應取的「編輯之方針」，因為這樣多少可使讀者們在「量」上得到一點滿足。

戲劇及其它

在僅有的幾種雜誌和報紙副刊上，輕

容易也看不到一篇戲劇，長了大家根本忽略了戲劇的存在，似乎沒人要寫它，也似乎沒人要讀它，即便偶而看到幾

篇，因為沒有甚麼意義，也就在讀者的注意裡死去。

戲劇在我們這文壇上為何會如此不振呢？自然有人能說出許多理由，但我以爲主要有兩個。

第一因爲話劇不發達。話劇既不發達，縱然寫出劇本來也無處上演，而一

個劇本必須上演後方能發揮其效能，方能引起人們底注意和愛好；同時一個劇

作者也必須他所寫的劇本能有上演底機會。方能引起他對戲劇的創作的興趣，方能使他繼續努力下去。

第二戲劇底創作較比困難。據說一個劇作者必須由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三者合成，因爲一個劇作者必須富於音樂、美術、建築及舞台；等知識。

不過近來話劇在滿洲是漸漸地抬頭了

很有些熱心於話劇運動的人，也組織了幾個演劇團體，並曾公演過幾次，而且

聽說爲了話劇底發展起見，這幾個團體又合在一起，在新京組織了大同劇團，

這實在是很好的現象。假如熱心於演劇的人能和劇作者聯絡起來，那麼劇本祇要值得上演，想來就不難有上演底機

會；如此而共同努力着，則話劇在滿洲也必有發展底希望。再有也應當多介紹一些外國的有關於戲劇的理論及劇本

等，以便劇作者有所學習和參考。這次在第二卷第二期明明上我們看到懸賞（筆酬從優）徵求劇本原稿的啓事，

無疑地，這是爲的提倡戲劇了，單單爲滿洲文化着想，我們也希望滿洲劇作家熱心地創作出幾篇戲劇來——自然這意思不是有幾篇便以爲滿足。

由戲劇不禁聯想到電影，看此次成立的滿映協會底積極活動，知道不久就要有處女片和我們相見了。並聞以娛樂爲製片目的，電影自然爲悅娛樂品之一種，但我們總覺得在娛樂之外還應當讓老百姓知道些「人生」。

略談「張祥」

張祥載第二卷第一期明明在同卷第二期裡白逢君說：「像見非君的張祥這樣生澀杜撰的創作，最低限度給它少登幾回的！」（見所發表的「意見」）。

當最初讀到這篇小說時，我也就想寫點甚麼，可是總因時間關係，沒能得到機會，現在祇想「略談」幾句，然當然算不了甚麼「批評」。

我們還記得，見非君在過去是一位很

努力於理論和批評的作者。所以當我看到張祥底作者是見非君時，就比對於別的作品更加注意，想來也正有許多人和我相同吧。

許多人主張文學不僅反映人生，也應當啓示人生和領導人生，同時更應當給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出路」。我想見非君就是爲達成此目的而動筆的。但正因爲企圖作品理想化，理論化，總不免有些地方使人感到「生澀」和「杜撰」，譬如像主人公這樣的人物，現在能够真有幾個呢？即便真有，種田人不能像篇中所寫的那樣敬服，信仰，而真肯聽從他底指導，仍舊是個疑問。不過一篇偉大的作品，往往具有前進性的，不一定準得描寫現時實有的人物事蹟所以這一點倒無多大關係。

至於句法和結構（指敘述底層次而言）上，作者似乎有些故意賣弄玄妙，以致使人不易一讀即清楚地知道這故事底內容。我們覺得除了在力求「生動」和「有

力」之外，使讀者易於看懂也是重要的。不過我仍舊認爲，假如我們不過於苛求的話，張祥總算是一篇「差可人意」的作品。

絕望裡的希望

野月君在櫻屋隨筆裡露出對於文藝前途的絕望（不然也是失望）底悲哀；我自己也有時向將來想去，雖然望到的不一定是無光的黑暗，然而也總是黯淡的模糊的一片，因之也不禁感到失望，甚或至於絕望。

看一看吧，幾本單薄的雜誌，幾張貧乏的新聞紙副刊，幾種選集的外來貨的單行本，以及擺滿新舊書架和書攤上的一堆堆摩登小姐，雍正劍俠圖：：：一類的言情武俠小說：：：再去想一想將來，實在使我們不敢有所希望。

大家還覺得有點希望的，是本年明明底創刊和新青年編者的易人，尤其是明明又由趣味雜誌澄清而變成純文藝雜

誌，這更是可喜的。但同時還有兩件使我們可惜而感到哀惋的，是公認爲朝氣勃勃的滿報文藝專刊和具有歷史性的，泰報文藝週刊底先後停刊，這實在是不小的損失。文專當然沒有挽回的希望了，可是繼文週之後出了文藝，終究還算有一線生機。因爲不曾看到文藝底「創刊號」，所以文週因何改爲文藝，個人不知其原因，但總希望能以此爲契機，使文藝能較文週爲進步和充實，實在說近年餘以來文週真太也真努力了不少。可是正和希望相反，已出了兩月的文藝使我們祇有覺得退步，而生「今不如昔」之感。不過這也絕非編者一人底責任，也關聯著作者們努力。

又有一個好消息，就是最近在新京成立了滿洲文藝協會，並且聽說還計劃發行機關雜誌及出版單行本等：：並更在該協會所負之重大使命下大事活動。但是究竟如何，則祇有等待「將來」來告訴我們。

然而我們無論怎樣「絕望」，但在這「絕望」之中，仍舊不要失掉確固的「希望」。

結帳

眼看着這一年又將混過去，跟着來的，是另一個新的年。

商家在年末要有「結帳」，學校在寒假開始以前要舉行大考，往往也要出，「一年來自我之清算」及「我之回顧」的一批作文題，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文藝界對於即將過去的這一年的文壇動向，以及主要作品：：等，也應當有一番清算。

這里雖然也有幾篇似乎「結帳」這一類的東西然而那祇是極其散漫而零星的幾筆，在實質上沒有甚麼用處，自然也得不到多大效果，而我們所需要的，又正是一篇詳盡的，有系統的，甚或能成爲「一家言」的「清算」。

我個人勉力去做下的可是實在因爲自

已底見聞既寡所得到的資料又少，以致祇有徒喚奈何而已，然而絕對不是偷懶。

但是我還希望，力量能够辦得到的朋友們！來不辭勞苦地完成這有意義的工作——對於這一年我們文藝界底清算。

——三七年末某夜——

英宰相新著倡銷

英國宰相鮑爾溫所著之生命的服務 (Service Of Our Ives) 一書，是集十七回演說稿而成。從六月初版發行後，便驚動了出版市場，現在各書局已見有第四版在銷售。全集中推去年六月二十日在劍橋大學的講演題：新世界在等候着新學生 (頁二七—三五) 最有趣。此外便是關於愛德華第八退位在會議的演說也是很珍貴的一篇。

版：Hodder & Stoughton

頁：一六七

價：約國幣四元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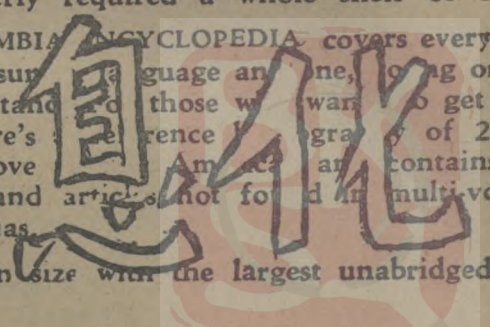
ow about precious, semiprecious and c
 tones, including how they are identi
 fied, cut, graded, and polished. By
 American authority, which is the
 Morgan Collection. Handson, by illust
 re office, of the children, ing to sc
 : Emma steps up late on e
 or cyth in the family nothing
 more h THE LUMBERENCY
 For here in the volume, is inform
 merly required a whole shelf of b
 UMBIA ENCYCLOPEDIA covers every
 e sup language and ne, long or
 rstand of those who want to get
 here's eference gra of 2.
 bove Am an contains
 usand articles not found in multi-ve
 dias
 in size with the largest unabridged

滿洲文藝協會蘊釀成立

十二月中旬某日，滿日文
 化協會受了弘報協會的委
 託，在新京大同大街滿協樓
 上，函邀在新京各有關係的
 人士，舉行文藝親話會。討
 論組織滿洲文藝協會的問

題。主席為滿日文化協會理
 事榮厚氏，列席者有：

- 總務廳 高橋事務官
- 總務廳 磯部事務官
- 總務廳 仲賢事務官
- 民生部 藤山事務官
- 總務廳 長谷川事務官



根據懇談的結果，進行組
 織的文藝團體，暫時即定為
 滿洲文藝協會。這個協會的
 趣旨也肯定為左列五項：

一、為王道文化之一
 翼的新滿洲文學的
 確立與擴充。
 二、走出象牙之塔建
 樹文藝於民衆之中
 三、作為其中中央機關
 的强有力的指導權
 的獲得
 四、為了達成以上的
 目的，網羅朝野人
 材
 五、與政府、各弘報
 機關、文化團體、
 取緊密的連繫、加
 速新滿洲文化的開
 展。

- 民生部 吉本事務官
- 民生部 赤川事務官
- 大同報 裕振民先生
- 盛京時報 穆六田先生
- 日日新聞社 吉野治夫先生
- 關東局 御厨科長
- 新京放送局 長谷川局長
- 帝國教育會 竹田先生
- 滿洲事情案內所 粵村先生
- 新京日日新聞社 山口慎一先生
- 大新京日報社 今井一郎先生
- 滿洲映畫協會 坪井粵先生
- 協和會 武藤先生
- 協和會 板垣先生
- 總務廳 平山囑託
- 關東軍 柴野少佐
- 月刊滿洲社 城島社長
- 弘報協會 三浦事務官
- 國通 春田先生
- 滿日文化協會 杉村主事
- 明明社 陳先生

協會的事務所決定暫設於
 弘報協會，一般的事務即由
 弘報協會來處理，經費在目
 前是以政府的補助金來充
 當，為長久之計則另有籌
 畫。協會的本事務所現在也
 正計畫中，來年或築新舍在
 新京西公園附近某地。
 關於協會的事業決定左記



野孩子的正月



蕭 牧 玲

正月初十

過完年，這就叫「正月裡來正月正」，天道還是冷，冷的要命，這是甚麼傢伙的老天爺？

過年呀，過年呀，到底過了年，小三家裡放鞭放花炮，火箭往黑洞洞的天上鑽去，一下子不知道鑽到那兒去了，我和兄弟站在院子裡扭。

「哥，看那一個小紅燈！」

「那小紅燈？」小紅燈幹嗎叫他先看見。

「又一個，綠的，喂，黃的，」他跳起來，在院子裡轉，這傢伙樂的要瘋。

「這是炮打燈，」我認得，天上飛着無數的炮打燈。

一條火箭，又鑽進去，「吃——這是一條，一條火箭就是一條紅亮，紅亮

就往天上鑽。

「好看呀！」弟弟叫着。

「好看呀！」小流子叫着。

「你什麼好看呀？」弟弟用勁把小流子推在草堆上，小流子的哥哥，大流子跳過來說：

「你媽的皮」他揪住弟弟。

「誰媽的皮」我說，我跳起來，捏住

拳頭。

「好呀，好呀，幹起來呀！」孫連，土豆在旁邊上勁兒。

「誰也不誰媽的皮！」大流子不是個，我立時把拳頭放下。

「又一個，又一個，三個！」小流子叫。

「扯你媽蛋，那是四個——」
四個，又一個綠的，五個呀！好看，紅的，綠的，黃的。誰都不打架，大夥又擡起腦袋。

「你看見過放花嗎？」

「看見過。」

「看見過？什麼樣？」

「就是一團花，花的火星子在半空裡飛，吃——吃——吃——」大流子說。

「吃——」大流子無緣無故一巴掌「吃——」在小土豆的腦袋上。

「吵你舅々，你舅々の爸々你老爺，你老爺的女兒你媽！」

小土豆會連了串罵人，這一下子就大流子的舅々，大流子的老爺，大流子

媽都倒了霉。我拍了手說：

「罵的有理！」

大流子上去就把小土豆按在地下，坐在他身上，揪了小辮說：

「你罵，」咚，咚，咚，在地上撞羊頭。

「哇……」

小土豆哭起來。

小流子在一邊拍手。

大流子簡直不是東西，我說：

「大流子你個子大怎的？」

孫連也說：

「大流子你個子大怎的？」

大夥說：

「大夥揍大流子呀！救小土豆呀！」

大流子趕緊從小土豆腦袋上跳起來，跳起來就跑出去了。

「我吵你姥娘——」小土豆摸了摸腦袋就罵。

大流子的姥娘又倒了霉。我就叫：

「大流子倒了，你老爺全家的霉！」

「哥，又一個紅燈，嘿兒！」

又一個紅燈，挺大的紅燈兒，妙呀！

「拍兒」紅燈炸開了：妙呀，下出來無數的小紅燈。

「大紅燈下小紅燈。」

小紅燈，

我日你祖宗，

鏘冬鏘！

冬冬冬鏘！

大夥一齊唱起來，唱呀唱的，孫連

說：

「誰家放的？」

「經理家！」

「走，看去！」

「走呀！鏘冬鏘！」

經理家開着大門，門燈上寫的紅字。

鏘冬鏘，鏘進去。

「不行，野孩子！」一個大小子，瞪了

眼珠說話。

「不行看嗎？」我問他。

「小樣！」他說「小樣」，這是什麼傢

伙？

「外頭看也一樣」孫連說：

大眼珠子聽見有人叫，像一隻狗似的跑進去。

「進。」

院子裡正在放花，「吃」，「吃」

火花從一個大泥壘子裡直冒出來，冒出來就變成一座火山，竟是火，火星子亂飛，火星子六個角，經理坐在大椅子上大笑，這個笑樣頂難看。

少爺就是小三，小三戴了個雪白的大帽子。

「好看呀！」

可是大眼珠子走出來：

「滾且，一群野孩子！」

大夥不走，他拿起來大棒子——

「大眼珠子，

鬧肚子，

吃丸子，

拉鬼子。」

小土豆唱起來。

「你媽個蛋！」大眼珠子急了眼，一下

子把我們都擡出來：

「一群野孩子！」

「野孩子，野孩子野你媽野你姐々了哇？」孫連跳起來，直嚷子罵。

「大眼珠子，老子不惹你，你出來叫你吃屎！」

大眼珠子，用勁把大門「噹」一下子

關上。

「正月裡來正月正呵，

……

小妹々跪至在姐々面前，

……

……

一家的骨肉鞠躬的什麼年——

……

小流子唱起來，大夥都回去，大流子

還沒回來。

一條火箭，又「吃」——一下子鑽進天

去。

媽的。

正月十五就是燈節

燈節就是：媽躺在炕上哼兒喚的鬧

病。爸々又七八天沒回來。

媽愛哭，可是她不罵爸々，這樣的爸，簡直不是好爸々。

小土豆說：

「咱們買鞭呀！」

大流子說：

「買鞭呀！」

走，買鞭去，可是我磨錢。

「鞭多錢一掛？」

賣鞭的是一個老頭子：

「五毛！」

「五毛！」

「五毛！白放行不行？」大流子也沒錢。

「扯你娘個蛋！」

「擰你娘的皮！」

「鏘冬冬鏘，大流子磨錢也要買鞭！」

小三福老爺，從前面走過來，小三還

是戴一個毛茸茸的大白帽子，福老爺是

戴一個黃猫皮的。

「這兩個東西」我想。

「喂，你們擡到大信利去當玩藝兒

吧！」孫連伸了脖子說，說呀說的，小

「三和福少爺就來了。」

小三和福少爺的臉像白面那麼白。

「這兩個傢伙是什麼臉呀？」我問他。

他們不做聲。

孫連立時想起來：

「你們家幹麼不讓進去呀？」

「甚麼？」小三臉有點發青。

「甚麼！你們放花就給自己看呀？」

「我們的花」福少爺說。

「幹麼不給看呀？你們那個大眼珠子實在是個王八旦！」我說。

小流子，大流子，孫連，弟弟，小土豆，還有劉成，劉成就是爸爸朋友的兒子，這小子比我橫，大夥把兩個少爺圍上。

「我爸爸有錢，樂意！」福少爺說。

「樂意，你就夾包去！」小流子說。

「樂意，你就吃屁！」小土豆說：

大家哇一聲笑起來。

「揍呀！」劉成說。

大夥說：

「揍呀！」

「你們家放花，不讓看？」

小三，臉有點發紫，福少爺就有點發



青。

賣鞭的老頭子過來說：

「三少爺，福少爺，你倆給他們買一掛

鞭就好了！」

這個老頭子是個壞蛋。

「買，買！」劉成催着說：

「買的，買的，」小三說。

買了鞭，老頭子說：

「走吧，少爺！」

「掖褲腰帶上！」劉成說。

小三和福少爺，悄悄的走開了。

「走呀！分鞭！」劉成說：

「熊來一掛鞭。」

「我們也放着鞭了呀！」

劉成點着一個鞭，一下子扔在老頭的脖子上，「拍兒——」一個火星響了，脆快，好響鞭。大夥又——

「哇——」大笑起來，劉成跑到胡同口大

叫：

「老頭子，你這個壞種。」

老頭子氣的跳起來就罵：

「我把你這小子，你叫電車壓死，你可

是甚麼揍的？」

我說：

「好響鞭？再來一個！」

老頭子操起板櫟來，大夥就跑了。跑呀跑的就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真熱鬧呀：

大風箏，大花炮，大龍燈，大魚燈，大西瓜燈，大玻璃燈，大羊燈，大汽毬。花花綠綠，好看呀！

「可是都買不起。」弟弟噴嘴說。

王八旦，吵你歸裡包堆的祖宗，我連一個錢毛都沒有，什麼原故呀？

「什麼原故呀？」我問劉成，劉成比我大。

「就是因為你的爸爸不好呀！」劉成這樣告訴我。

「你的爸爸呢？」我一個人的爸爸不好嗎？

「渾蛋，我爸爸和你爸爸一樣！」

「小流子的爸爸呢？」

「一樣！」

還不要緊，一樣的還不少呀！

有穿皮領子的人，和福少爺一樣黃貓

皮。

「劉成，這皮領子也是貓皮。」

「那叫水獺！」

「水獺是什麼東西？」

「就是像牛那麼大，可不長犄角，長一個豬腦袋，象鼻子。」

「怪！」

「怪呀！」小流子也說。

但是想起了爸爸，我得回去看看爸爸回來沒。

爸爸沒回來，要命，媽在炕上淌眼

淚，過年，餓了肚子過年，這今年就是給小三和福少爺預備的，不過過年，管什麼呀？天道冷的要命？媽個……

媽說：

「大百子，你去看爸爸回來沒？」

爸爸沒回來，門口來一個賣汽球的。

劉成說過：汽球就是拿汽油做的，把汽油裡對上白糖再加上包米面，一壓，就變成汽球！」

汽球有紅的，有綠的，有紫的，有藍的，叫風一吹，牠就搖搖擺擺的提腦

袋，我就向賣汽球的說：

「你的汽球是汽油做的不是？」

「扯！」

「再對上白糖和包米面！」

他哇呀哇呀的笑起來。

「不對？」

「扯你的蛋！」

「賣汽球，多錢一個？」大流子問。

「你買不起！」

「你渾蛋！」

賣汽球的用勁踢他一脚——

「拍——」一個響，賣汽球的脖子上也中了一鞭。

賣汽球的亂蹶，大流子幹的，賣汽球的擰上去，小流子又把一顆鞭扔在汽球上。

「拍兒——」拍兒——汽球炸了兩個。

「這是誰家養的野孩子呀，包汽球呀，包汽球，這是誰家養的野孩子呀！」

小流子跑屋去。

「你家的孩把汽球炸壞了，包汽球呀！」

「包你什麼呀？」爛桃說。

「包你什麼呀？」爛桃說。

「包你媽，包汽球！」爛桃跳過來指着賣汽球的鼻子。

「怎麼罵人！」

「你媽個皮，你敢把我怎樣呀？我沒錢，你去告我呀！你奶奶不怕你，有命，我就有命！」爛桃到街上來，伸了脖子叫：

「我和你拼了吧，大正月十五……」

爛桃是個什麼傢伙呀？

胡同里擠滿了人。

賣汽球的緊閉住嘴，他一直往後退，一直退到牆上。爛桃立時揚起脖子回院裡去了。賣汽球的自己說：

「我怎麼這麼倒霉？」

我說：

「你倒了祖宗三代的霉！」

爸爸回來了，他把嘴閉得緊緊的，像叫誰給縫住一樣，眉毛像要擰掉幾根，兩條擰成了一條。

一袋子包米糰放在桌子前面。爸爸在拿着媽的手說話：

「要吃飯呀，也要吃飽飯，沒有法子，愁，瞎愁，妳有病，別……」

媽的眼淚從眼睛裡「巴搭」「巴搭」的掉出來。

怎麼回事呀？

但是爸爸又走了。媽不知聲，我溜了出去。

黑了天，劉成說：

「伙計，盪燈去！」

大伙就一塊兒去了！灯市真熱鬧呀，人擠着人，一個擠一個，拼命的擠，擠呀擠的。

「王八羔子吵的！」婦人的尖嗓子罵，什麼事呀？

一個娘們叫人擡起來；熱鬧，有趣，新鮮。

「擠呀，擠呀！」一個娘們叫人擡住。

「擠呀，擠呀！」一個穿水獺領子的先生偷摸人家娘們的臉蛋。劉成就罵。

眼前一隻手拿個錢包，錢包，裝錢的傢伙呀，我認得，我只這一下子，一下子就把這錢包搶過來。

搶過來，我趕忙從人堆裡拼了命擠出去。

「誰呀，千刀萬剮的小偷兒呀……」一個尖銳的聲叫。不管這些，一口氣，我拼了命跑到家裡。

「媽，錢包……」我只喘氣，說不出話來。

「甚麼？」媽跳起來。

「錢包，裝錢……」

五毛錢，一張當票，另一張花紙。

媽罵我一頓，我自己也覺喪氣，幹麼挺漂亮的娘們，只有五毛錢呀？

我只搶了一次錢包。

這個燈節，扯蛋過什麼節呀？小三院裡又放起花炮，放起炮打燈。

媽的。

外面叫起「開鍋元宵」，冀元宵這個傢伙，天生的渾旦。

用一條破氈子蓋上，我該睡了。

「冷，要窮種的命！」劉成縮着脖子呀着。

「你他媽也去住洋樓呀！」大流子說。

「住洋樓管保不冷，哈々。」不知是誰加着言。

「擠香油兒呀！」我說。

大夥就拚了命擠起來，擠呀擠的……

「野孩子，吵的是什麼呀？」一個紅鼻子的傢伙，從大窗戶裡伸出一個大拳頭來——

「喲，」一下子就踫在劉成的腦袋上，劉成可冒了火：

「哪個王八犊的？我吵你的祖宗三代外帶你姥娘！」

什麼傢伙呀？

那個紅鼻子扶了窗台探出半截用勁喊

叫：

「野種，誰家的野種呀？」這真要了不得了！……」

大紅鼻子呀呀的叫起來，劉成拿一個雪塊，「拍兒——」正擡在大紅鼻子的禿腦袋蓋子上。

「哇哇哇哇哇——」大夥像個大喇叭似的笑起來。

「哇哇哇——」大夥叭嗒叭嗒的跑了，大

紅鼻子大叫！

「這真了不得了，這——」

大夥一直跑到東門外。

東門外凍了冰，天上沒有日頭，地下也沒有日頭。

大北風「呼——嘖——」用了勁頭刮，幾棵大樹在北風裡擺着禿腦袋。

「好傢伙，」劉成說。

「溜冰，溜！」

大夥到河裡溜冰，一到冬天，河裡就凍冰，一凍冰就是冬天。

溜呀，溜的溜了一身汗，妙呀！

「把冰挖開，看有魚沒有？」小流子說。

「扯蛋，有魚？」劉成說。

「魚都那兒去了呢？」

「魚都避暑去了！」

「甚麼？」我問他。

「避暑。」

「來那兒避暑？」

「來水晶宮。」

「什麼是避暑呀？」

「誰道！」

「水晶宮是什麼做的？」大流子問。

「水晶宮就是龍王爺的家。」

「水晶宮就是水獺做的。」我說。

劉成說：

「對啦！」

下了大雪，一片一塊，老老實實的

下，天上是黑的。

「好呀，下雪了呀！」

「雪是什麼做的，是白面做的不是？」

「扯蛋，你吃一口！」劉成抓一團雪，

一下子塞進小土豆的嘴裡。

「劉成，檢煤碴子去不？下晚。」我問他，昨晚媽說非得檢點煤碴子不行了呀！

劉成說：

「一準去，小流子也去，大流子也去，小土豆也去，孫連也去。」

「冒烟的是什麼呀？」孫連問劉成。

一個大烟囱豎在天上，「咕嚕咕嚕」往外冒黑烟，大雪片到烟囱就消失了。

黑烟在大雪片裡翻滾，大烟囱底下是一片大黑房子。

「咱們爸々就來那幹活。」

「是嗎？看々去。」

「看看去。」

大夥在雪地裡用勁兒跑過去，小土豆「撲斥」一下子摔在雪堆裡，妙呀，鼻子眼睛都是雪，破棉襖上也是雪，小白人！

可是他還用了勁頭跑，跑呀跑的白雪就全跑掉了。

「大烟囱真高呀！」孫連仰了腦袋說。

大房子有不老少，一片黑壓々的，房頂蓋着白雪。

大鐵門上了鎖。

「幹麼呀？把咱們爸々鎖裡頭呀？」我問。

問。

門口一個兵油子說：

「滾，小孩子！」

他一個大棒子。

劉成沒敢知聲。

「我們找爸々來呀！」我說，爸々又好幾天沒回去了。

「找甚麼，滾！」

我們想罵他，可是不敢，這傢伙凶，我們就都滾了。

滾到小土堆上，劉成說：

「兵油子，那一天，我把你腦袋塞在大烟囱裡，嚇死你個王八犢子！」

兵油子驕聽見，大夥就走了。

大夥就走到家裡。

屋子裡比外頭寒冷呀。

冷的要命……

「檢煤核去呀！」我問劉成。

劉成說：

「不忙，我領你一個好地方去！」

小土豆的媽在屋子裡「哦——哦」的哭，什麼事？

「餓了肚子就哭，沒尿！」劉成說。

經理家小烟囱也「咕嚕咕嚕」的冒黑烟。

劉成說：

「把他那大洋樓燒個王八旦的，」

「還有汽車，」

「還有娘們，」

「還有大眼珠子，」

「還有小三爺，還有福少爺，」

「全都燒了個王八旦的！」

「不燒，把他們撿出來，」小流子說：

「咱們進去住！」

可是，冷呀。

「棒交玩兒」劉成說：

一下子衝過去就把小流子按在底下，我扯住小土豆的脖領子：

「棒呀，」

棒，小土豆叫我一下棒牆上去了，小土豆的腦袋就啣一下子起個小疙瘩。

大夥哇呀哇呀的笑起來。

小土豆就說：

「我吵你個爸爸。」

好，吵咱爸爸？我又衝過去，使勁踢

了小土豆一脚。

劉成說：

「不行急眼，誰急眼我揍誰。」

大夥就誰也不急眼了。

棒呀棒的——

「嗚——」一輛電車。

「經理家的，」大夥跑出去。

經理家的電車，就開到經理的大門口了。

經理是個大胖子，大胖子可帶了個小娘們呀！

小娘們的嘴唇血紅，臉也雪白，小娘們穿了一件白毛領子的衣裳。

大眼珠子使勁彎腰，這腰一直彎到地下。

「格格，格格格，」小娘們笑了，這是什麼聲呀？

大眼珠子的腰還沒抬起來，人家可進去了。

大眼珠子慢々把腰抬起來，我們就：

「哇呀哇呀」的笑了。

爸爸回來了。

爸爸長長出一口氣，臉上有點笑，可

是不笑出來，他自己說：

「今兒晚不去了。」

說着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燒餅了，燒

餅，好傢伙。

這個燒餅扔給了弟々。

那個燒餅扔給了我——那個燒餅也從

口袋裡掏出來的。

又一個燒餅扔給了媽。

我用勁咬一口燒餅，香呀，沒有比燒

餅再香的東西，世界上。

一口我就咬去半個，爸爸把他的吃完

了，把三塊錢交給媽，說：

「工錢。」

三塊錢呀，好傢伙！

劉成說他爸爸回來，也不去撿煤了，我也說我的爸爸回來，也不去撿了！

正月十九

正月十九就是等車的日子。

劉成說：

「等車去呀！」

「大流子就問：

「什麼叫『等車』？」

「等車就是等火車。」

「等火車？幹什麼呀？」

「火車上裝煤。」

「人家不讓撿，」小土豆說，小土豆說

呀說的就一拋嘴，

「有煤就行撿，不是撿，是裝！」

「走，裝煤去！」劉成說。

走呀走的一走就走到城外去了，城外

真冷呀，有幾個小土房，有不老少電線

杆，還有雪，雪呀就蓋了一地雪，北風

「呼」一下子從地皮裡刮出來，刮出來

大雪就刮到我的鼻子上。

「冷！」

「媽個拐棍，」劉成說。

「媽個拐棍呀，

媽個拐棍呀！

鏘冬鏘冬——

小流子就唱起來了。

有一道小河，有一道鐵路，鐵路的旁

邊有房子，劉成說房子就是站台。

有不少人在那站着，他們都拿着筐。

「嗚——嗚——嗚——」

「轟隆，轟隆，轟隆，」火車可就「轟

隆」來了，大火車頭真大呀，火車轟々

的動着，劉成可一下子就跳上去了，甚

麼傢伙？大夥拼了命爬上去。

裝煤的車呀，我要上，可是爬不上

去。劉成說：

「等着，」他就把煤扔下來了。

人吵嚷，一個娘們和小流子打起來。

「你搶俺的煤，你小鬍鬚子。」

「你臭賣皮的娘們，煤，誰搶着是誰

的。」

娘們揍他了，他揍娘們了，揍呀揍的

我就把娘們的煤全倒筐裡了。

劉成跳下來，他裝了一口袋，煤上害

站着人，火車可嗚一下子響了。

車上的人「劈拉劈拉」的跳下來。

兩個小子幹起來了，地下有碎煤，大

夥拼了命搶：搶地下的碎煤。

「你搶。」

「你媽個皮——」

火車「轟隆，轟隆」的開走，人害搶

煤，害打架，小流子把小腳娘一下子推

鐵道上，他拿了筐就跑了，小腳娘就

罵：

「千刀萬剮的，我的煤都沒有了，

呀！」

大流子也裝了一筐，小土豆沒搶着多

少，劉成就說：

「廢貨，我給你。」劉成是個好人呀！

小土豆就不哭了。

一個兵油子就說：

「裝完煤就滾吧，滾吧！」

大夥都滾了。

「兵油子怎麼不管呢？」

「兵油子是個好人」劉成說。

天就慢慢的黑了，電線上就站不少烏

鴉了。

一點也不冷咱們一口氣跑回家。

爛桃又穿了花衣裳出去了，臉白的去

青，這娘們往那去呀，大流子說他也不知

知道。

房錢，不給不行，你們存了什麼心

呀？」一個老頭子進門就叫，我認得這

個渾旦，是房東的老丈人。

「老丈人來了，」劉成說。

「給錢呀！」他進了屋和媽說。

媽說：

「害沒有錢，明兒個准有！」

老頭子可就叫起來：

「四個月，不給，沒逼你們呀，這回非

得給不可，不給？給我搬家。」

「八塊呀，老爺子，沒有錢，明兒來

吧！」

「我爲你們瞎跑的是什麼呀？你們這群窮種！這回不給不行，一塊也要，兩塊也要。」

老丈人這是個什麼樣的？

媽含了淚說：

「可憐可憐……」

「可憐你個屁呀，你們昨兒個發的工錢！」

王八旦的老丈人，老丈人是個地裡鬼，他怎麼知道昨兒個發的工錢呀！王八旦的地裡鬼。

「不給不行，搬家！搬！」地裡鬼用勁擡起他的毛嘴。

媽給了他一塊錢。

「不行呀，一個月的，要！」

「沒有錢了！」

「沒有？你哄土地老去吧！」

什麼哄土地老？

「你們發了三塊！」

什麼王八旦的老地裡鬼，他知道發了

三塊，媽的，我們不吃了嗎？

媽含了淚，把一塊錢又扔給他，老地裡鬼就出去了。我小聲說：

「吵你個老丈人，

吵你個地裡鬼！」

「地裡鬼喝凉水，

一喝一蹶腿——」

小土豆聽見可就唱起來了：

「看你^不給，」老丈人惡狼^的的睜眼，就進小土豆的家去了。

小土豆的姐姐和他嘈^的起來了。

劉成的媽悄^的的溜出去了，

孫連的媽也悄^的的溜出了。

「老丈人，

喝凉水，

要房錢，

就不給。」

我們就叭搭叭搭的跑出去。

爸^的半夜回來了，他和媽悄^的的說話。

話。

我問媽：

「地裡鬼走了嗎？」

「哦！」

八月二十五

天道真冷呀，我們就擠香油兒玩了。

擠呀擠呀的，劉成就說：

「裝煤去呀！」

我們就裝煤去了。

福少爺三少爺又出來了。

「兩個，小白臉子，」我說：

「小白臉子是什麼樣的？」

「發麵的嗎？劉成就伸了脖子問——

福少爺就說：

「野孩子，你們……」

「什麼」劉成就說着，說着，一下子把福

少爺就推倒下了。

「不結實，野孩子？瞧野孩子這一手」

說呀說的就奔三少爺去了，三少爺就吓

的啾啾的哭起來，劉成就說：

「哭的什麼呀？發麵的傢伙。」

可是福少爺就哇哇的大哭了，大眼珠

子從門裡露出個腦袋：

「唉呀，可反了天呀，」他像一匹鬼子

跑過來，我們就拿了筐跑城外裝煤去了。

娘們，小孩，老頭，裝呀搶呀，你媽個皮呀，吵你祖宗呀，你搶我的煤呀，你拉我的腿呀，你媽：：呀，

劉成在車上扔，我在車下撿，怎麼？

小流子這傢伙也爬上去了，了不得！

「嗚——嗚——」短命鬼的火車頭，大夥就「劈拉劈拉」的跳下來了，小流子呀，小流子拿個筐下不來了，他在煤堆上跳，跳呀跳呀的，火車就走了。

「呀，小流子要走了呀。」

小流子撻了命往下一跳——

一跳腦袋正好撞在石頭上，石頭上有尖，小流子的腦袋就開了花。

大夥都跑了。

大流子哇哇的哭了。

劉成就說：：：

「不要緊呀。」

可是小流子不會說話了，大流子叫：

「小流子呀，小流子呀，我吵你怎麼不說話呀，你疼不疼呀？」

我們撻命跑回家去了——預備去找他爸。

「搬家，真反了天，窮種窮根把我們金枝玉葉的少爺給摔在雪地上，真反了天！」

老丈人說話的聲音，大眼珠子就叫：

「你們什麼傢伙呀？你們害打算活不活，摔了少爺——你們几條命賠的起呀，窮種，搬家，你們打算弄死我們少爺呀，真反了天。」

劉成就「斥——」一下子鑽出去了。

「就是那個小鬼崽子。」

劉成的媽就哇一下子哭了，我就告訴

爛桃說：

「小流子摔開花了。」

「什麼？」她「拍的拍的」的跑出去，像一匹母狗，這傢伙。

「不行呵，」老丈人說：

「搬家，都給我滾。」

爸々不知聲，劉成的爸々也不知聲，

孫連的爸々說：

「你們少爺摔的重不重？」

「重不重？你打算摔死人呀！」大眼珠子伸了脖子叫！

「都給我滾！我們少爺：：：！」

「真反了天。」

「慢々說，」爸々說，劉成的爸々紅了眼。

「真反了天。」

小流子的爸々向我說：

「小流子摔的重嗎？」

「重！」

他可就慌了神，他也跑出去，小流子叫人家擡回來了，小流子的臉上竟是血，小流子不說話，爛桃就扯了嗓子哭：

小流子的爸々也紅了眼：

「你們看，這是咱們的孩子，摔了。」

「那是窮種。」

爛桃更哭起來了，孩子呀，爲了一點煤呀，就送了你的小命呀！大眼珠子全不管這些：

「搬家，滾！」的聲音更高起來。



有人感覺到肉體疲倦，也有人感覺到精神衰老。他們對於年並沒有希望，也沒有歡喜。對於肉體也不感到疲倦，對於精神也並未感到衰老的人，可是對於年也沒有希望，也沒有歡喜。

不願把主觀的寂寞感染有希望的作者和讀者，所以特別輯了幾篇「文人說夢」的文字。有人不願把夢拋入激流的現實中，看那血淋的遭遇，兌換幻滅的悲哀，於是他開始冷靜的比較着。更有人是在冷笑着，不願意被一次一次失望的鐵錘，把希望打成了苦笑……這些夢和想，都是經過血和淚沖洗了的寂寞寫照。沒有一個人是在假笑着，寫給我們花花綠綠的欺騙文字，我們是不日寂寞，也不是迎合歡喜，便用了很短的時間，在許多熱心的作者扶持之下，輯出了這冊新年號。

一封喜訊，現在要公表的便是三月一日為本刊誕生一週年紀念日，那時決定刊行「一週年紀念號」。關於紀念號的文字，現在已着手進行。我們的企圖：除掉實質的充實之外，還要求量的增加。向各地作家要求的，並不僅限於紀念文字，祇要充實有力的東西，都是歡迎的，我們是在憧憬着那豪華的筆陣，能鞏固的結成。

由本年度開始，本社編輯與營業兩部積極整頓。主要的編輯科學化：每月準期出版。推銷普及：擴張營業網。這樣一定會減少讀者責難與垂詢的信件。勉力達成讀者的希望，這是我們的喜悅。

定 價

◇ 每月貳角 ◇ 一年兩元四角

◇ 半年壹元貳角 ◇ 郵費在內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刷
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發行

編輯人 佐久間幸
撫順東八條通四七番地

發行人 城島德壽
撫順東八條通四七番地

印刷人 駒越五真
新京西七馬路十四號

印刷所 瀟洲圖書株式會社
新京西七馬路十四號

發行所 月刊瀟洲社
撫順東八條通四七番地

振替大連四七〇二番